

# 月刊 祖國

第一卷  
第二期



祖國版社出版

## 編者言

希望終於弄得一頭，本刊創刊號出版以來，承蒙讀者們原諒！「祖國」受讀者熱忱關切，其誠愛護，實深感謝。

第一，本刊第二期與讀者相見，內容上我們對於讀者，一概交代了。

第二，八年抗戰史材料，全是內地發表過的佳作，供讀者認爲這是很難得的！

第三，一般收復區的材料，編入本期「祖國」，來時，勝後，物價還是直線上騰，本刊創刊號的七千元，合報後，幣價已漲到一千二百元，現增至一萬七千元，這更使我們遭遇了嚴重的威脅，同樣地，於舊價的倍加，這一期本報感到內部的威脅，同時，於售價的增與第三期合併發印，這實在是很久，一直延遲至今，決定

## 本刊徵稿略例

(一) 稿不拘文字性質，小說，劇本，散文，報告文學，科學，文藝（注重）。

(二) 稿件如係翻譯，請附原文，否則不發表。

(三) 稿中如有姓名，並加標點，否則將原稿。

(四) 稿中如有圖畫，請註明圖名，否則不發表。

(五) 稿中如有註明地址，但發表署名，

(六) 稿中如有註明地址，但發表署名，

(七) 稿中如有註明地址，但發表署名，

(八) 稿中如有註明地址，但發表署名，

## 祖國月刊 第二三期

- 蘇聯疆地西伯利亞..... 印都斯
- 勝利之後..... 朱繼武
- 奴性..... 趙樹冬
- 俘虜營非人生活實錄..... 陸維熊
- 廣場上的故事..... 翼 凡
- 壁報..... 趙小河

## 八年抗戰史料

- 母親們的模範..... 東 南
- 逃出杭州俘虜營..... 克 非
- 東林殲敵..... 吳士強
- 陳納德將軍..... 陳念耘
- 半個歐洲..... 東 南
- 遠寄..... 樓季雲



# 蘇聯福地西伯利亞

印都斯

美國副總統華萊脫說，「出在明日世界中，西伯利亞與中國同具可供開發的最巨大的邊疆。」他非常重視蘇聯開發西伯利亞的精神，認為「如果沒有西伯利亞蘇聯一定不能戰勝德國」這一篇「蘇聯福地西伯利亞」是熟悉蘇聯的美國名記者印都斯所作，原載三十三年二月一日「紐約前鋒增刊報」與萊萊士有相同見解，也所報導的事實正好是此刻關目西伯利亞的人們所希望知道的。

蘇聯沒有西伯利亞也許不能打贏這次戰爭，蘇聯認為擁有西伯利亞，在亞洲方面已經是最強大的一個國家。西伯利亞的鋼鐵生產與機器製造都超過日本遠甚。

西伯利亞幅員廣袤，有一處地方距英國領土阿拉斯加只隔幾英哩，由於這些事實，西伯利亞特別對於美國人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土地之一。

各處的蘇聯人正在逐漸增加西伯利亞的注意。某晚，我到莫斯科的一個蘇聯人家裏去吃晚飯，我們吃的牛油來自遠處的諾沃西伯斯克（在西伯利亞南部），我們塗麵包的蜜來自克諾諾雅斯克，（在貝加爾河以西），有好幾種最好的蜜以及最好的牛乳食料，麥，魚與牛肉都出在西伯利亞。

## 廣大的仙境

現在在蘇聯是最狩獵的季節：英美的皮貨採制者正在這裏購買與裝運貂皮，白鼠貓皮，松鼠皮，黑貂皮與其他皮貨，這些西伯利亞獸皮貨之好，世無其匹。

我們在蘇德戰爭爆發時就留在蘇聯的人們，當時都不相信若干將軍和外交家的預言，謂蘇聯因為永遠抵不住希特勒那非常新式的機械化部隊，一定失敗；我們早就知道如果情況非常惡劣的話，紅軍可能退往西伯利亞，憑西伯利亞固守，可以抗擊一支以至若干支軍隊，而且最後打勝這次戰爭。我們早知道紅軍在西伯利亞不會缺少武器，也不會缺少糧食。

戰前我曾兩度旅行西伯利亞，時常聽到西伯利亞人說他們的土地，是一片「廣大的仙境」。這土地上的富源都沒有開發。但是有一天我訪問芝津教授時，我當從他口中聽到了說西伯利亞是阿拉斯加的「大仙境」的稱呼。芝津教授將研究多年的麥，富於膠質的裸麥，能將蔬菜接合在樹上，將果實接合在蔬菜

上，他雖然年青，這種研究已經使他成為蘇聯最有名的科學家之一。上面這種說法自然和外界一般對於西伯利亞的觀感是相反的，他們都認為茫茫的西伯利亞一片荒涼，只是一塊貧瘠而冰凍的原野。

富源還在開拓。芝津教授在西伯利亞住過了二年，曾到過各處地和他經過幾種試驗特別多年的麥子，是西伯利亞適行的，他現在還指導沃維斯克的試驗站，每年到西伯利亞兩次。

他說「有一次我在旅行中，在距沃維斯克十公里的地方，我突然跳進了一片三葉草的園地。那是一種野生的三葉草，我停下來開始研究它，它長到人們腰部那麼高，密得使我穿不過去，在草裏走正像在深霧裏走一般。至今沒有人去割過這種草，我們開發的工作還沒有顧到它。要是這些三葉草充作飼料該多好啊！」

我問教授現在西伯利亞栽培了一些什麼新的動物。他說：

「我們試驗的東西很多，我們還在開拓不過甜菜已經試種成功，甜菜做的糖顏色發黃，但質地極佳。西伯利亞氣候相當潮濕，所以灌溉並無問題，甜菜試種成功，也就是說我們已不再需要從歐洲去運糖。自然我們現在剛開始，收穫還不能滿足要求。」

## 種了些煙草

「此外我們還開始栽培一種製橡皮的植物。這種植物在今年以前開始試驗，現在已經不是試驗了。」

「你們在西伯利亞能種烟草嗎？」我問。他回答說：「是的，我們正在種植，運最好的品種都可以種，不過現在種

種的面積還不大。」

「玉蜀黍怎樣？」我問。

「氣候太冷，對玉蜀黍不適宜，這是指充作食糧，玉蜀黍，我們可以計算不結冰的日子只有幾十人，玉蜀黍來不及成熟的，但是我們能生產充作飼料的玉蜀黍，它的莖很高，穀粒綠色而硬，長成很奇妙的一種掩蔽，西伯利亞有許多農場已經像英國一般建立了林壟。」

「現在我們種玉蜀黍還只限於在西伯利亞中部地帶鐵路經過的地方，可是我們打算把那種充作飼料的玉蜀黍的種植向北方擴展。」

教授停頓了一會兒，問我有沒有在冬天到過西伯利亞，我搖搖頭，他於是接着說：

「那末你一定不知道西伯利亞的昭雪是怎樣的，朔風狂烈，幾乎把地面上什麼東西都刮起來，它把田野裏的雪一吹而盡，把植物都暴露出來，因此僵凍而死。不過現在我們在設法補救，種了一長片的樹林，以便保持積雪，使穀物不致凍死。」

他帶我跟他一起走到戶外，他的房子四週都是樹林，他的辦公室外面就是他的試驗場，我們走進一塊四面圍樹的廳方。

把樹枝釘在地上。

教授向我說：「這裏有一棵桃樹。」

可是所看見的並不是直立的樹，只是橫臥的僵硬的植物。

教授解釋道：在西伯利亞，除了叢生，果實發酸而小的果樹以外，什麼東西都凍死，因此我們把這種樹的枝子釘在地上。每年把宅向上長的枝都束縛在地上，因此到冬天雪掩蓋在藤上，樹木得以不致凍死，我們收獲了非常好的果實——桃、梨、櫻桃以及其他水果，但是我們必須小心地在果園四週建築籬笆，使大風不致把雪都吹掉，我們種一些土生的樹木作籬笆。

「有一天西伯利亞會變成一個大英國，這事情是前所未有的。」

以後我們回到辦公室，坐下來。

教授繼續說：「北方遠至雅庫西亞，那裏有個名叫普克洛夫斯哥葉的村落。」

我會到過那邊，那裏冬天也能吃新鮮蕃茄，這可不是長在溫室裏的。夏季的九十天內，那裏幾乎天天有太陽，蕃茄長得迅速而巨大，不過還不夠成熟，那裏的居民在它們青的時候就採下來，放在溫和的地方，到他們成熟的時候，就把它們放在屋外冰凍起來，無論什麼時候，他們要吃蕃茄就可以把冰敲去，得到新鮮而美味的蕃茄。」

教授關於西伯利亞講得滔滔不絕。最後我問他：「那末你會離開歐洲南歐住在西伯利亞嗎？」

教授答道：「是的，什麼地方我都不願住，寧願住在西伯利亞，那裏有城市，有許多大學，今後也許還會設立許多。」

「我們可以在那裏種五穀，在西伯利亞的氣候中居然能生長這些東西，真是以前人們夢想不到，特別是對於致力於開發自然的科學家在想像不到的，這可真是塊仙境。」

接十四頁「電報」

「鄭先生現在那電報上有電嗎？」

「有，你會裝？」

鄭文何是不大會說話的，他點點頭代替回答。

當我們正在敲釘子貼壁報的時候，牆上閃閃地閃出一花，白熱的電光射滿了一屋子，大家不期而然地喊出一聲欣喜的驚嘆來。

我們現在才第一次看見了自己工作的收穫，燈光把我們的壁報照得更多更麗，多壯麗，多輝煌啊！

此外各級同學此時都已幹完他們的活了，一齊聚到我們這兒來看熱鬧。

「同學們！我大聲說道：『我們來唱一校歌！』」

「讀成！」「讀成！」「讀成！」

在洪壯的歌聲中，我發覺我的喉音有些顫抖。

第二天，我好幾次在自己的壁報前徘徊，當我看見有那麼多來賓在讀我們的文章時，我微笑了。

## 勝利之後

朱繼武

大家都說，好像做了一個夢，這樣漫長的八年苦難，終算獲得了最後的目的，勝利了。

是在最近勝利紀念的幾天，大家瘋狂的慶祝，痛飲、圍談、果然，是應有盡有的，苦悶了多年的內心的反應，有幾點真所謂不勝感，失落了幾年的意味。

爆竹聲的煙霧裏，正隱伏着許多失業的同胞，流亡、飢餓、困苦地揮着，雖然，物價仍向上動蕩，好像故意要折磨失業的同胞。

但是，進行，請願，呼籲力竭，想仍舊安心做工，吃飯，但是，這許多日子的情緒，更尖銳化了，東集了許多人，西也集了許多人，開會討論，要求維持他們的生活，在東方呢，說說是難。

廣泛的說，勝利之後，失業，當局對於一般無業工友、商人、學生，究竟有無具體辦法，使其生活安定，共趨為國家服務，為社會建設的初衷。

希，每一個國民能「安居樂業」，才能貫徹，國家的新建設！



# 奴性

趙樹冬

## (一) 中國人的愛國大半虛偽

「有廉價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兩句話不啻斷定了中國人的生死。什麼叫愛國，什麼叫氣節，在穿得暖吃得飽的時候，誰都會唱高調，誰都知道愛國。一旦凍餒交迫馬上就會做漢奸，做盜賊，甚至于連做龜奴都幹的，也顧不得什麼叫做氣節廉恥了。試問，像這樣的愛國，能算是真正的愛國嗎？在宋明末季的時候，慷慨盡節和舉家殉國的也不知凡幾。而這一類的中日事變，除得觸目皆是的無廉恥的漢奸而外，簡直就沒有看見過一個具有熱血而殉國的志士。像這種國家民族居然能免于滅亡真正是特殊的倖倖。要曉得一個人若是貪生怕死根本上就不配談愛國，既愛國就不能顧惜性命。痛痛快快的講一句，中國人自打近數十年來，好偽成習廉恥盡喪。在豐衣足食的時候，都是兩腳我處左向橫衝。一旦水盡山窮虛偽揭穿，真情畢露，馬上就可以看出他本來的面目。縱有一兩個守節不渝完全終始的，也須以他的環境為伊歸，不能認為他就是真愛國真有氣節，因為一個人，假使環境不惡，衣食不愁，甚至于還有本錢去做奸商，收入還比做漢奸的來得多。那麼，他當然是不屑再去做那漢奸，那也就算是愛國嗎？還有一種無人無力想做漢奸而不可得的人們，那也說他是清高嗎？就連站在抗戰陣內從事救國運動的人們，都不能認為他們就是愛國份子。因為他們有事可做有飯可吃，自然不肯去做漢奸。但是他們的愛國究竟是不是出于真誠，却固環境與地位的問題無從測驗其真偽。我見過好多淪陷區流亡政府的職員在退到荒郊僻壤的時候，還大談其愛國而不知，一旦日軍趕到政府解散，一粒那間已經改弦易轍，做了偽組織的新員了。甚至前兩天還高坐堂皇，審理着漢奸的案件，會幾何時，他本人已做了簇新的漢奸。所以「愛國」這二字決不是根據片面的理由和事實就能給予以肯定的。古語說：家貧出孝子，國亂顯忠良，要知道真正的愛國要不為勢迫，不為境遷不怕死，不矯情，具有特殊的價值，和誠懇的表現，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再考其心思察其隱曲，探其環境究其

形迹，因為一無可廢全不虛偽，如魯仲連之甘心東海，謝身請之澹血難言，不憤身家，不府苟全，浩然之氣，翬路日月，那才算得是真正的愛國呢。因是既是一個中國人多少都具有一點愛國的天性，不到飢寒交迫的時候，總不肯去甘心附逆的。惟其是到了飢寒交迫的時候，才顯得出真正的人格。例如——一個人衣食俱備有做漢奸的能力與門路，而甘心凍餒不肯失節，那才能道是真正的愛國呢。至于那一班抗戰的志士，坐食着國家的俸祿，當然是無做漢奸的必要的，世間上又焉有扮正路而不山，反去自趨墳墓的道理嗎？所以衡情度理的看起來，八年以來，連一個具有骨氣因不願做贖民而自殺的人都不曾有過。由此可見淪陷的中國人的愛國心理已決非古代可比。作者寫到這裏，一定會有人要實向我——

(一) 你認為全淪陷區裏沒有一個愛國的人，未免過于求全責備了。要曉得自經漢漢，乃是愚夫愚婦的無知行爲。死有重於泰山，在近代的國家社會不應再有這種無代價的犧牲。試問——像這種無窮盡的愚忠，於國家又有何補？

(二) 你說別人沒有氣節不知愛國。你本身又是怎樣的愛國，怎樣的有氣節呢？

這兩點，問得我也很對，現在待在下坦白的回答幾句吧！

(一) 愚忠愚孝，誠然是無知識的舉動。自經漢漢，誠然是無代價的犧牲。不過像這種愚忠愚孝，能够發生個一兩次，也足以表示我國的民氣。難道除掉自殺而外，就找不到一個有代價的死法嗎？八九年來因生計而凍死餓死的不知凡幾，均之一死，難道又有什麼重于泰山的代價嗎？這一次日本屈服，國民們切腹自殺的動以百數，難道是日本人的知識不及中國人開通，才有這一種無代價的犧牲麼？或者是泱泱大國的風度不像小國人民的氣量窄狹。

(二) 作者明於實人暗於實己，乃是無可置辯的一件事實。但是寒秋執筆重在誅心。法律上也有許人自首准人自新的一條。作者自認是一個不知愛國的涼血動物，更自認是一個無勇氣無血性的國家政務民族罪人。就因為自知其對不住國家，所以才坦白的先從自己罵起。立願把事變後的一切奇形怪狀率直的描寫出來。讓身歷其境的一班人有所愧悔，未來的知所改正，庶幾可以稍贖前愆。羽翹抱痛避海無力，遂不忍于曲筆。其為功為過則非所計及。

國軍西去聲寇南來，民衆們手無寸柄，不足以言救國雖覺於心有愧，事實

上只要你不自命是愛國份子，誰都可以原諒你的，誰都不會責備你的。最可恨的是那班涼血的奴才，奴顏卑膝甘心事仇，阿諛逢迎竭誠附逆。除得形形色色，醜態萬端而外，還要借重敵人的權勢來殘殺自家的同胞，欺壓良善的平民，以飽他已飽的私囊。這種人難道公理和法律也能放他得過嗎？有人說——「事變八九年貧民們迫于生計參加偽組織的人動以萬計。就以偽和平軍一項而論就號稱有百萬之多。雖不必實有其數然，而幾十萬人都是有的。他們不附逆則不得生活。若皆繩之以法，非假誅不勝誅辦不勝辦，而且也覺得過于殘酷。反過來說，政府守土有責，今日受民而去陷若輩于存亡絕續之境，是政府對不起民衆並不是民衆對不起政府。今對于這一班不得已而附逆的貧民們也一般的求全責備未免於良心上說不過去。」這每話完全是對的。但是我所說的懲辦漢奸，乃是指的那一班叛國殃民的禍首巨頭而言。像這一班迫于生計而參加偽組織的貧民們，只能算是飯好，根本上就不能算是漢奸。國家非但要原諒他，並且還要憐憫他設法收容他，使他們以後不再受失業的痛苦那才是個道理。就連對于那一班奸商們也要酌量情形來辦理。假使這個商人囤積居奇，而沒有影響國計民生的情形，也要加以原諒才對。要曉得將本求利投機取巧乃是商人的本色。國家既不許人做漢奸，若再不許商人謀利以自給豈不要逼人去做盜匪嗎？就是同一漢奸，也要有首惡次惡之別，決沒有不分皂白同歸于盡的道理的。

另外，還有一件使人最痛心最可恥而又說不出口的事體，使作者感覺到無限的感觸，無限的悲憤，而又使政府無法處理的現象，就是我國的婦女在事變前是何等的畏高何等的驕傲。那知道她們舊日的崇高和驕傲都是虛偽的，都是擺架子給本國人看的。嚴寒然後知松柏之不同，這一次因為生活的驅使，也把她們的假面具完全揭穿露出了本來的醜態。她們不但把我國婦女界固有的美德弄得一掃而空，並且連羞恥二字都拋棄得一乾二淨，不必再說什麼節操了。雖說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據我所見，失身墮節的爲數太多，總是一種不可掩飾的奇恥大辱。當事變初起的時候，婦女們看見日人都是爭先逃避深。受他們的污辱。那知道三年之後婦女們爭妍日人唯恐日人之不棄。下流無知的不足道，最可嘆的是——竟有許多有知識的大家秀閨秀，也甘心從敵而不知恥。甚至乎還爭鬥鬥勝，願其同儕，吃醋爭風，視同禁錮。還不是天生的賤骨頭嗎？唉！國家幾千年難逢的一個大劫正是測驗人格的時期。我真不解！中國的無恥男女何以如此之多？無恥的人何以都生在中國？難道中國人都是生就了一副做亡國奴的骨頭嗎？若照這樣的人心這樣的現象看起來，國家在在都有可亡之道。有人說，中國不亡無天理，確是一針見血之論，並非過

甚其詞。這一次其所以能逃過這生得免危亡的。固屬是當道深謀遠慮，周密策定的所致。但是歸根結底，除得渺茫的國運之說而外終逃不離倖倖和萬分的機倖幾何字。

## (二)盲目的愛國適足債事

自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人對於日本切齒痛恨仇視達于極點。那時中國的一班青年學生和少壯軍人激于義憤，早有不計利害，欲與日本拚命一戰的趨勢。張學良因爲不抵抗而失守四省被朝野譴罵爲罪人。中樞當局因爲不肯出兵抗拒日致引起各方面的責難。北方學生且有結隊來京，敲鑼遊行街市環請政府出兵抗戰，並要求軍事最高領袖對日北上督師的舉動。那時候的民氣，真是慷慨激昂不可遏止。其實！中樞當局何嘗不知道愛國，何嘗不是義憤填膺。徒以自揣國力，外交敵勢，深知道人力物力在在落後，器械經濟都不充實。一開戰非但必敗反適足以自促其危亡。所以只得忍辱負重避免釁端。一方面虛與委蛇使日本無辭可借。一方面則動輒藉端治罪苛待，以期發奮圖強挽救危亡。例如上壯丁訓練舉行徵兵，提倡飛機救國，發起飛機募捐以及創辦機械化部隊等等……無一而非救亡圖存，暗中準備抗日的一種策略。那知道這一班徒恃血氣之勇不明瞭國際情勢的青年們，也不知道人家的軍事力量，是何等的雄厚武裝配備是如何的精良。便憤憤然終日的要戰，不惜以國家民族作孤注之一擲。加以共產黨人正被兜勸得足頭無路。正想將中日戰事挑撥起來，好讓他乘機發展以遂其漁人之利。於是百般煽惑乘機策動，而國內失意的軍人政客，是凡對政府不滿的又都借著抗日的招牌來羣起責難。這個時候的中樞當局，真是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任勞任怨，拚苦萬端，好不容易推誠佈公，屏焦舌敝，才謀得國內的精誠團結共赴國難。那知道一二八戰事又勃發于滬滬。不知道的都以爲全是十九路軍抗戰的成績。其實！中央竭誠盡忠之心力，甫經經營成功的機械化部隊，至此遂犧牲盡淨。否則，若單靠十九路軍一部分的兵力，又怎麼能維持數十日之久？不過中央不肯把內戰的情形被外人去偵知只得讓十九路軍獨享威名罷了。壞了！中國的民衆尤其以青年和少壯軍人們，經過了這一次的抗戰以後勇氣百倍，都估估了日本的實力以爲僅僅着區區的一部份十九路軍尙能抗戰至數十日之久。假使舍全國之兵力以與之作決死之奮鬥，則應死誰手尙未可定。那知道就因爲這一念的輕敵，於是便造成了這一次空前的浩劫。所以我認爲七七事變的起因有一半是植根於一二八之役的。同時日本方面見中國的政治軍事，於這兩年來突飛猛進，知道中國人已經有了覺悟，各派軍人也知道損壞私見，

敵軍兩仇了。一旦基礎成計劃實現。非但不再受日本的壓迫，且恐報仇雪恨恢復失地的工作不久即將實現。予其等你羽翼養成後思，不如先發制人使你一仆不能再起。於是三度大規模的侵華戰事遂于焉造成。

當戰事激瀾播延至淞滬的時候，各地民衆羣起響應。因爲人人都以二八之前車爲鑒，以爲傾全國之兵力若與之一決雌雄。雖不敢說是勝券可操，然亦決無敗北之虞。其所持的理由完全是以幅員廣大，人口繁殖，爲唯一必勝的理論。都說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日本雖號稱一億民衆，實際上且未必真有此數。即令有之，同我們中國比併起來仍舊是四與一之比。中國雖弱以四個打他一個不見得打不過。而且這一次中國的軍民都存着敵愾同仇，甯死不屈的心理。我們拚着死掉三個也要換到他一個，我們家死三個却滿不在乎，似使以三對一的拚起來，日本用不着亡國，先就要有滅種之禍了。像這一種愚蠢的見解猶談卷談差不多遍地皆是。而抗日的呼聲與激昂的情緒，真如怒濤澎湃一發而不可復遏。尤以青年學生和少壯軍人，發狂得如瘋狗一般，大有誰去言和，誰就是漢奸的氣象。及至大場失陷，蘇常不守，大家才知道敵人武力的優越決非人力衆多所可制勝。於是驚慌錯愕，才紛紛的着手遷移。富庶之家大都皆搬到川瀾和香港，次一等的都遷往兩湖。再次一等的就搬到四鄉十梓。縣城裏面除得少數的老弱殘疾和赤貧的貧民而外，便是那班久被政府社會所擯棄的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覬覦投機預備等待那日軍來到的時節，去做那班新的漢奸了。

### (三) 日本之殘暴與漢奸之萬惡

烽火噴天鼓震地，日軍業已次第佔領了華中。沿途姦淫邪淫，慘無人道，殺人放火，奪逾虎狼。我相信全世界的國家民族，像這種野蠻的舉動，真敢說是統無僅有。因此，我聯想到滿清入關的時節，雖說也是以武力和詐術征服了中國。但是他對於「逆取順守」四字，狠能體會，所以一經克服了一個地方，陳即就以懷柔政策，來收拾人心。第一個條件就是安定民生。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因爲民生不能安定則治安就不能確立。治安不能確立則國基即不能鞏固。滿清之所以能够享國至二百數十年之久的，就是因爲他能够安分民生，不與百姓爭利。加以爲政寬大，處處以懷柔爲主旨，所以民心便不思亂。甚至於還有若干的漢人，情願出死力來報効清廷，到了滿清末世，竟有頌揚滿清二百六十餘年的深仁厚澤深入民心，甘心代他來守節効忠至死不渝的呢。於此可見得中國人的自外生成，奴隸成性了。假使日本人這一次侵入中國不是就殺

，不統制各項的物資，不操券各項的商業，不將食糧及一切的物產運到關。不使中國的民生傾於破產。不以殘酷的手段虐待華民。我恐怕非莽中郎，早已淪爲異域，永無復國之望了。就因爲日本人貪婪嗜財喪失良心，所以才得不到民衆的協力的。雖有一班傷心弱質狂狂作虎作狼的漢奸，來代他們狗急失死，然而以少數的涼血終久敵不過多數的熱情。這固然是日本人失敗的根源，却也不得不說是中國人萬分的犧牲。

當日軍侵略到某一個地方，正在施展他穿雲裂石的暴行的時候，就有一班熱中名利毫無廉恥的涼血地痞們，歡迎拍馬百計鑽營來攫取那漢奸的榮譽。實行那叛國的企圖。眼看著日軍在內而敵人的火蓋盜邪淫，非但不敢前去交涉，居然還有獻妻財及家無辜的平民作他們的交換品。甚至於將自己的將親身的女兒送給日人去開心的，也有身爲娼婦帶着日人去姦污良家的婦女。種種醜史，罄竹難書，這真是抗戰史上最可恥的一頁。試問，像這一種萬惡無恥的人們，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權，怎麼會有好事做。出來呢！尤其是那班曾在日本做過理髮匠或是小本營生的下流無賴們，覺得幾句日本話，在日本軍或憲兵隊裏充當了一名通譯，登時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平日就帶着這一地痞牌來欺壓平民，凶惡良善。稍一不遂馬上就在日本人面前擺一擺。不是說通敵，就是說中國的便衣隊。日軍聽到這報告已不問是非真偽，立刻就抓了去拷打上夾棍。可憐那些無辜的平民們，言語既不交通有冤無處伸訴，也不知道開罪糊塗的斷送了若干性命。因此那班商民們見了這一班通敵老和幹特務工作的人們，真正是敬如父母畏若虎。一有勒索無不爭先奉承唯命是聽，以免禍端之降臨。至於政局方面，是苛捐雜稅剝削重重，官吏貪官橫行。軍醫之虎威，斷九衢之路，鬼役之狗臉，飛六月之霜。加以道路不通，百物昂貴。通貨膨脹生活日高。這個時候的小百姓真正是幾乎共爲人了。尤其是各項營業都被日本人和那班奴性十足的涼血動物把持統制。貧民們無以爲生在是老弱者轉於溝壑，少壯者挺而走險，社會上頓添了若干的盜匪和竊賊。這一班貪治安責任的狗蛋們，以及執掌法紀的偽官們，不知正本清源，來消滅匪患，反而嚴刑峻法，來整班惡民。最可憐的是因糧不足設備不週。監獄裏面每天因餓死凍死病死而拖出去的屍屍日必多起。據說，每一個犯人每日只吃了一碗稀粥或者是兩碗約有十兩重的爛飯。獄吏還要從中剝扣，看守還要公然勒索。一個人假使到六個月的徒刑而家庭沒有接濟的話。不如早早的設法自殺，免得再去多受一番活罪。因爲這條命終久是活不成的。不怕他是一個金剛般的大漢，不消一個月就會餓得三根肋骨排住一個頭，頭暈眼花的站立不住。不消兩個

月管你你會嗚呼哀哉。推出半用兩張虛席掩去掩埋。因為牢裏的犯人雖日死數百，監獄員也不受處分。因此若輩草菅人命肆無忌憚。犯人有病既醫醫生去診治，犯人即雖凍得發死也莫想討得一件破衣服又怎能解不死之理。其中有少數因刑期短少而得伴獲得活命出獄的又都是骨瘦如柴，活像圖畫上的模型和醫院中的標本。這是少壯派的失業貧民們所收種的結果。同時街市上面所發現的階倒和僻巷裏面所發現的自殺屍又日必多起，這乃是老弱安份的貧民們的救場。總而言之，處在淪陷區裏的人民們，除得漢奸和好商而外，這八年之中也不知斷送了若干無辜的性命。社會上愁雲慘慘怨氣騰騰，人民便在這點無天日中度其慘痛的生活。南京和北平方面借著日本人的支援而產生的「臨時」，「維新」兩個偽政府。除得代日本人來做反抗國軍搜集物資的工作而外，只知道搜刮地皮並強敵是他們的本份，更不管老百姓們的生死和貪官污吏的作惡了。其間！最使人觸目驚心而難以忘懷的是——當維新政府成立之初，居然發出通電通緝我們國家的最高領袖，並電促委員長及早下野。而那些奴化的報紙更是聲嘶力竭，竭盡詆毀元首及政府之能事。截至本年八月十五日止，還是在代日本人宣傳必勝的信念。那知道時隔數日搖身一變又變成了仇日檢好的論調，昔之所以詆毀元首者復一變而為擁戴元首。昔之所以擁戴日本者今一變而為仇日之論調。最可笑的是！南京偽中央日報日前居然登載了一條「偽南京政府代理主席陳道公博自殺及逃走」的新聞。三天前報紙上還是陳主席陳委員長三天後便變成了「又」偽「又」逆「逆」這種轉變真是轉變得比天馬還快得十倍，像這種無恥的醜態固然是我國新聞界唯一的特徵，但是如果經過這八年來的事變到那裏有得到這些形形色色的醜態呢。我想，我們今日為解決大國而獲得最後勝利的國家是如些恐怕因戰敗而投降的日本或不至於如此。作者寫到那裏，實具有無限的感觸，世間又焉有本國人不自願惜本國人的名譽而把家醜拿來外揚的道理？實在是因為中國的人心有在須改造的必。現在若不乘機直擊敵加更甚，將來又安知所以改正，他日改過事變而前車之鑒又安知不為異日之鑒呢？

#### (四)和平軍與游擊隊之寫真

「仗仗既卒，激揚上符，宵小食于，眾民死。」這是維新臨時偽政府時代的唯一考勳。再進一步說，簡直可以說是一孤軍還城，封鎖當道，小人在朝，君子遠避。」為上者不過如此，在下者可以概見。因為到這個時候賄賂公行，苞苴遍地，官爵之大小視金錢之多寡，刑罰之出入視賄賂之有無。這一班為下

級的既以金錢得官其目的祇知謀利。舉凡貪官所不敢為的事，他們無所不敢為，污吏所不敢任的法，他們却無所不用其極。總而言之凡偽政府裏的人員官職無論大小人品，無不貪婪，總沒有一個不貪贓在法網內獲民的。因為上級需要的是報効只要有報効便無事而不可為。無法而不可犯。可憐淪陷區的民衆真是被破力盡，體無完膚了。城裏的民衆固然如是，而鄉區的民衆則尤深。因為鄉區的民衆須受三方面的剝削和蹂躪。往往台前門被虎咬後門被狼吞。有時兒橫道之來出人意外。大有那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現象。因為當國軍退走之後，當地就一班游擊隊和綠林豪客，認為有機可乘便利用抗日的招牌，化私為公自封三齊王的成立游擊隊。拿着幾根槍來敲詐百姓魚肉鄉民。什麼籌餉呀！抽了呀！籌米呀！籌柴呀！日則行其剝削收稅的勾當，夜則做其擄掠強劫的工作，只要某莊有一個財主立刻便加上他一個漢奸的頭銜拿錢前來贖罪。如遇貨物由此經過馬上就送他個賣敵的罪名全部沒收，駁不定還要敲商家幾文罰金。過往的行人若不丟下賄賂的錢財，登時便當問罪，但是他們對於本位的工作却是游而不擊，一見日軍便溜之大吉。最討厭的是！他們互相火併大股劫小股大魚吞小魚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鬧得鄉民們不能安枕。還有一班奇形怪狀的大刀會花籃會乘時而起，與端邪說風起雲湧。其目的也全以恫嚇鄉愚綁票勒贖為本旨。後來，這些流氓，都被算巧過人的新四軍這一桿子乾淨。那新四軍的愚內鄉民又另是一種作風，他們表面上是不愛民並且還敲詐濟貧民。實際上，却是只敲富戶不要小錢。專門利用一班無知識的愚民來做那有組織的剝削。不過剝削的方式與那一班流氓式的游擊隊，明火執杖火不相關罷了。因為游擊隊是一盤散沙而領導者又大半都是些粗魯無知的份子。新四軍的組織是有主義與系統的。而領導的人又都是些富有政治經驗的知識份子。不獨其後有人撐腰和策動而各項物資和糧餉還有相當的來源。他們本身也有一種自給自足的計劃。古語說，優勝劣敗，強存弱死。拿只知殺人放火的游擊隊來和這一種技巧高超的新四軍一較短長，無怪要相形見絀不能存在了。所以每一個地方如有新四軍的勢力侵入以後，游擊隊便逐漸消滅。甚至連中央軍進軍都時常被其吞併。連各地的日軍都掃蕩乾淨，（他們所指的敵匪就是國軍與新四軍）及新四軍的旗幟了。同時維新臨時偽政府復成立了一種綠林隊。（後改為方面軍）名義上是為幫助日軍掃蕩敵匪，（他們所指的敵匪就是國軍與新四軍）及保衛地方而設。實則鄉民不足獲民有餘，比新四軍搜刮得還要利害。因為是凡和平軍的師旅團營長無一不是居移氣養移體，嬌養美妾，鴉片大癮。每月的開支和享受雖兩面王不易其樂。而這一班開支完全是取給於鄉下，每一個班裏每



一個防地。規定每一個月要報功多少飯碗才可以保全。試問這些部下的錢又來自何處？非刮自民脂民膏而何？地調查所得每一個師長官以上級按月所發的軍米和餉項都悉數存入私囊。每一個連排長駐防在一個鄉鎮上面除領軍令地上運柴，運米，運餉，穿服裝，發燈油費，發特別津貼而外，還要以公開式的鄉票行爲來敲詐地方上的富戶。一方面也同游擊隊一樣截路徵稅，黑夜搶劫，同時更縱令部下借軍事的勢力，搬運米糧和各項的貨物攔斷一切的商務，更販運那些違禁的物品來迫令商民們承受種種弄錢的方法真是宛如百貨商店一般花色繁多不及備載。據說每一個連長或是單騎駐防在一處的排長每月的報功足需數千萬之多。

因爲上至師旅團營長，下至司令部各處長及各主要官佐無而不備要報功。此外，還要維持部下的生活，他本人還要有相當的享受。所以那一班當師旅團長的無不造洋房買田地討小老婆，堆奴使婢頗使氣指。起是生活日高民生日蹙，越顯得他們的富麗闊綽。可憐！老百姓的血和肉都被他們吮吸得一乾二淨。無怪乎民間有黑狗（指警察）碎碎糖，黃狗（指和平軍）一掃光的歌謠。可憐！鄉間的老百姓既受游擊隊大刀分新四軍搜刮與以先，復遭日軍和平軍隊踴於以後，又怎能够不皮淨毛光呢？總而言之凡偽政政所成立的機關，無一而非禍國殃民的盜匪，尤以和平軍之明索賄搶爲最甚。今日國政復都正讓伸張，若不將這一班偽師旅團營長重罰的懲辦一下，真不足以震懾而彰法紀。

### (五) 偽中央政府之大失民望

正在這民生凋敝財源竭盡的時候，那班一盤忽然聽得汪精衛有進來組織新中央政府與日本局商構和的消息。久亂望治的老百姓覺得汪氏乃是滿國元勳當代的先導，決非繼新臨時政府那一班漢奸可比。再看汪氏所發出的宣言真是頭頭是道。因此一鳴嗚呼治的那一班淪陷區裏的民衆一齊爲之興奮。那知道弄到末了理與事實相反。自新中央政府成立以來通貨膨脹生活日高，賄賂公行更治更亂。反比維新臨時政府時代更爲黑暗。以前——在維新臨時政府的時侯，日本人監視甚嚴。若稍細怕日本人來殺他們的頭，因此稍稍有顧忌。及至新中央政府成立日人取放棄主義。因此實官們得貪藏非法，視爲公然慣常的事體。所有汪精衛以前所說的話一句也不會實現，反而徒增民衆的負擔。這一點，固由於日本人之不守信約，視汪氏爲薄儀之第二。一方面也由於汪氏之控制不得其宜沒有磊落慷慨的精神所致。以至於淪陷區的民衆對汪氏大失所望。

後來汪死陳機情况愈趨愈下，政府簡直成了一個合夥分贓的強盜機關。上層這換下無法守上不按道，下不按道，君子犯義小人犯罪。真正是國不成國，民不成民了。要曉得一個國家最忌的是官吏中飽。官吏富則國庫空而人民困。經歷五年的偽中央政府就是患的這一毛病。所以做事的人大半都腰纏十萬，而小百姓（奸商除外）可就死亡枕籍了。但是反過來講若不是偽政府的政治黑暗日軍或者還不至於崩潰得如此之快。若不是偽政府的通貨膨脹生活不能安定，難保國軍和政府裏的人不源源的倒戈而來。對於這一點真還要感謝偽政府的政治不軌道呢。作者記得日本近衛首相曾經說過，「我們有十二萬萬的人力何愁打不倒敵人」，這兩句話說得真對，真使聽的人有點兒毛骨悚然呢。不過日本人的大錯就是不應該在初到的時候污辱華人太甚。第二點就是不肯安定民生，以至於雖有十二萬萬之衆不曾得到人心和人力。否則以天生奴性的中國人早已捨身拚命的代他去負患了。假使真有十二萬萬的人力去對抗英美，恐怕勝負之數尚在未定之天哩。所以我認爲這一次的勝利純粹是出於倖倖。希望政府當局，更要勵精圖治，力求自力更生才好！

現在作者有幾點意見要貢獻給政府。第一——是希望政府對淪陷區的民衆要特別體恤。務使人盡其材物盡其用，地盡其利，不要讓他們再感受失業的痛苦才好。要曉得國家最難得的是漢奸，最貴的是節士。現在漢奸已做了而節士的富家翁而節士已經窮困得岌岌不可終日了。據聞這一次的各地復員居然還有好幾萬難民。守節八年的志士，反而有得不到位置。現象。因此民衆們有極常切不做漢奸的論調。我希望當局要大公無私的調劑一下才好。第二——要嚴懲禍首和曾經殃民自肥的漢奸與奸商。例如偽特工——偽通譯——偽軍官——偽警察——以及車站上的黑帽子——這一班人直接間接都有極慘民衆的行爲，真不可任其逍遙法外。至於因生計所迫的不得已而附逆的小職員們平日既無殃民的行爲更無禍國的權柄似乎可以赦免。第三——要糾正人心提倡廉恥。這一次事變，顯露出若干人民不願廉恥的特徵。未始非教化不良，人心趨下的一種大證據。此後雖說是世界大同干戈永息。然四爲立國之本四維不墮何由復興。希望政府當局，要整飭教育糾正人心。一方面更要振興農工，提倡務務務使地無餘利，民無餘力，游食者羣歸於農工。同時再辦賑款，實倉廩，以備水旱。民無饑寒自知廉恥。建國治民齊在於斯。第四——要澄清吏治選選廉材以前我國最大的毛病，就是黨同排異重用私人。往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把一班懷才不遇的志士都逼入歧途變爲國家民衆之大患。這一次做倖而得轉危爲安切不可再釀成無窮的內亂。最好能以大公無我的辦法以考試拔取人材。不准各機關的執政派帶一親一友。對於貪污的官吏要嚴刑峻法的去懲戒。務使野無遺材，官無中飽。日下共產黨以反對一黨專政爲口號在我看來最好無黨無派，以政權歸之於人民，各得歸之於賢才，才能免糾爭傾軋之弊呢！

(完)



## 揭露日軍暴行的真面目

# 俘虜營非人生活實錄

陸維熊

在上海，除了一部分平民受到物價的高漲，感到生活壓迫，以及略受一些轟炸的驚慌外，餘下大部分的投機商人，以及特殊階級之流，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受到戰事的恐怖，尤其是對於日軍的暴行，根本沒有親自經歷到，就是從鄉下或遠方的親友的談話中，知道一些日軍的暴行，也是當作神話一樣

的，認為說的人過分誇張，因了上述各種原因，所以在日本投降後，接着國軍採取繳械等應有手續過程中，在一部分上海人，認為日本是太可憐了，對待他們似乎應當再寬容些，以實踐大國民風度，其實這種曲解大國民風度真義，及婦人之見的憐惜，那是要不得的心理，現在我們且先從一位從事游擊戰的勇士，不幸被捕後，在日軍的俘虜營裏過了三十個月的紀錄，在那血淋淋的俘虜生活中，可以見到日軍的真面目，而從昔日以那一種手段，對待我們勇士，也可知道以後我們無須假惺惺的以婦人主義，來寬容那殺害上「可憐而具」的並行者。

那是在忠義救國軍淞滬分區的指揮部裏，我遇到了一位以前尚鄉熟悉的人，他是我一向知道在鄉下從事游擊戰，而給予敵人以嚴重打擊的，然而在那幾年未暗面的情形下，當然要彼此間起過去的一切，而漫長的慘痛的俘虜生活，便在這位戰士斷續

的談話中知道一些大略情形，在抗戰前期，忠義救國軍在吳江青浦的鄉下，真如軸樞大的題名，在「忠義」前留下，從事「救國」工作，而得到一般民衆熱烈的擁護，而因為這樣，同時也受到敵偽密切注意，而逐漸施行行動，所謂「掃蕩」就是針對他們的軍事行動，為避免犧牲計，不得不採取化整為零的策略，尤其「在清鄉期間，日本更利用地方上一般走狗，各別的加緊搜捕，而這位勇士，便是在清鄉期內，由地方的土痞引領而被日方扣留了。

那是日偽的一貫手段，最初當然甘言蜜語，威脅利誘，以哄騙出同志所在，而繼而逮捕，當然稍有心肝的人一定嚴詞拒絕，接着便是非刑拷問，更把人倒掛着，壓幾晝夜，皮鞭的抽擊，和皮鞋的亂踢，等於日常的飯食，接時送上去，身體本是衰弱的，就這樣送命，就是強壯的，經數日夜的倒懸，放下來也不像人樣兒，只像油條似的一口氣了。

在幾度酷刑，始終不供認同志所在，及不願反過來做他們走狗，供其驅使後，最後一條路，便送上俘虜集中營去了，他們最先經南京到浦口，俘虜營內的編制，也完全和兵隊一樣，整個俘虜營，是編成一大隊，大隊下分各中隊，再分若干小隊，所有隊長，由本來官佐擔任，但取決任用，當然完全操於敵手，他們這樣編制，一方面固然便於管理，和驅使，並且另一方面，是由自己人來發號施令，他們的計劃，真是最惡毒不過的。

俘虜營既然大部分是衛國健兒，在瀟湘名的四行倉庫的孤軍，在日軍接收的租界後，也被送進俘

營同在一起，但內有一小部分是敵偽的和平軍，被他們以集訓為名，整批被送進去的，所以他們對於防衛，是特別加緊，以防脫逃，在住所的三面，築有廣闊的河堤，只有一面可供出入，而這一面，也築有二道電網，平時常關閉，且日夜通以電流，在電網外面，再有重機槍水久放備着，守衛的敵兵，更特別多而嚴密，所以進去了，要想在營裏面脫逃出來，那是徒然犧牲的。

到俘虜營後唯一的工作，便是替他們做苦役，終年無止的像牛馬一樣，球盡血汗做勞役，而且都是些最艱苦的工作，譬如搬運石塊和煤塊，不管你力量能否擔負，終是命令你做，就是被石塊壓下來，倒在地上，他們認為你是裝死，皮鞭便毫無留情的送上來了，所以他們終年無止像牛馬一樣的工作，所得到唯一的代價，便是皮鞭的抽擊，非刑的拷打，及無理的辱罵！

至於守衛，在營內四週嚴密，已如上述，而外出工作時，那更防守得嚴厲，當隊伍出發時，前面和後面都有幾支機槍跟着他們，中間實彈的敵兵，更是往來巡邏，在工作地點，也是永遠讓上戰場那樣的防守着，至少有一二挺機槍守着在旁邊的。然而有一次却在工作時，給我們的戰士，脫逃了九十四人，那時大部分已由浦口調至近蕪湖的一個地方，他們正驅使着搬運工作，雖然照樣也機槍等擔任守衛，然而這次敵兵比較少一些，還不到十人，那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勇士們一聲吶喊，便赤手空拳的一齊擁上去，因為動作很快，他們措手不及使用武器，於是一個個都被我們徒手的勇士們縛住了，因為要顧及到沒有逃去同伴生命的安全，所以雖然對那批看守者是恨極了，但是並不有處死，只是縛住他們，使不能動彈後，便很快的都送到附近的游擊地區去，待他們擴兵到來，早已去得到很遠，

，聽說這次說逃的大部分是四行偵軍，可惜內有二名，竟仍被他們捉住，這二位的生命，當然是沒有的了，痛恨的是日軍沒有讓他好好的死，凡是世間惡毒的酷刑都用盡了，才活活的把他倆餓死！

自從日軍受到這次說逃的教訓後，以後防守更加嚴緊，非但人數加多，並且和這般勇士們，始終保持着相當距離，在行軍時也分散的離開五十碼樣子，如果不經允許，接近他們，便會遭到射擊。

至於在俘虜營內的食糧問題，照理工作既然這樣苦，那末維持體力的營養，應該使他求得一飽，然而說到食糧，那真够慘了，這般勇士們終年沒有像樣的東西吃到，始終是吃的雜糧，大豆，干蜀黍粉，以及豆渣，那是主要食糧，在蕪湖附近時，手吃到一些米粒子，最慘則從北京調來二百位同志，聽說在北方足足吃了六個月的豆渣，因此在幾個月

中，便死去了一大半，日軍把俘虜們根本不當作是「人」，以他們對待我們俘虜的情形，再比較我們現在對待日軍的集中營辦法，那真是太虐待他們了，供給食米外，并發俸餉，以供零用，在這裏，越可顯出我們 蔣主席人格的偉大，以及那種以德報怨的崇高精神！

俘虜營好像一部動力機器，在任何地方感到動力不足時，便會隨時有命令分散一種勇士們去勞作，最遠的有一半人，竟被遣至海南島工作，他們正在懷念著共患難的伙伴，想在河山規復後相敘痛飲一杯，共話滄桑，却在報上看到海南島全體俘虜已被日軍槍殺，而告失蹤，這消息更使他們痛心！

當和平消息傳到他們營內時，這欣喜確比任何

實，一面也苦口婆心對焦急的同伴們解說，認為幾年的痛苦也已忍受，何苦因不能忍受短促的幾天，而招致不幸呢？最後終於在八月二十日那天，他們全體被解放了。先在南京，由國軍各別的訊問，如果和平軍，因敵軍而入內的，那是一頓臭罵，並且再批頰數下，對於受難的抗戰勇士們，那一律警言勸慰，在這裏也可見到國家的綱紀，在任何地方都被重視的。



## 曠場上的故事

翼 凡

幾年來的磨難，像條不死的已練成铁的戰士，因為平日親受到的磨折，對於日軍的暴行，是火燒一樣的印在記憶中了，而筋骨的勞動，更使體力加強，而能忍受艱巨的工作，現在這些戰士們，都已回到自己的部隊裏，在他們受盡磨難，苦笑的臉上，知道一定能以往日受到痛苦的经验，堅實的體力，來從事以後祖國偉大的建設工作！

(完)

夜晚的曠場上，燃起一堆堆除蚊草。

火光明明地跳動着，一會兒照紅了團團一羣人的面龐，一會兒照紅了團團一羣人的面龐。藍湖色的天邊劃着一條黑帶，落日的黃昏飄來輕滑的晚風，楊柳柔和地拂動着。在青曠的天與暗紅的應影的輝映下，整個曠場都浸溶在一片伏着平靜的過聲中。

就在一條火光照明了通城大路的近頭的地方，大家都看見一個熟悉的瘦影匆匆移了過來。一陣新的希望鼓舞了青年人，胡哨一聲飛快地迎了上去。

「好日子到底來了！東洋人投降了！」王大發高聲喊着，他平是狂叫着走到了曠場上來。他的聲音因過度的興奮而顫抖，映着火光，他的面色是紅潤光彩，——多年來為辛酸的血淚所洗去的青年的熱情又重活在他的血脈里了！

這兩句話好比是黑雲裏的解放的呼聲，它以高度的喜悅隨着宜人的應風傳給了全場的人。年老的拾頭吐着長長的悶氣，看那天邊，曠野上拖條黑帶，分外清朗靜美，正好象徵着他們底愉快的心情；而當他們帶着笑淚向自己羣中窺探時，他們看見了那團熊熊的烟火，烟火向上升騰着，吐着光輝的紅舌，彷彿接受了人們的熱情，更熾烈的燃燒起來。

呵，這美麗的火光，也真象徵着老年人的心花了。而這時年青的一羣早已圍擠在王大發的身旁了。他們搶着追問，正有點不能置信，但懷疑的問話

裏却掩不住衷心的喜悅。

「怎會不真？中午我從一家舖裏出來，便聽見街上人低聲談着，說是日軍已接受了波什維的宣言，向中英美蘇求和了。起初大家因為沒有得到正式的消息，還不敢怎麼聲張，但當我正走在街上打聽的時候，只見得後面人越來越多，像潮水一般的湧了過來。歡呼聲，爆竹聲合成一片，我也就不自而

然地跟着他們湧了過去，我們湧到了他媽的「無政府」面前，千萬隻手都高舉着，大家都叫喊着：「中華民國萬歲！」「打倒東洋漢奸！」……門口立着的兩個偽警，被這聲音震得縮在那裏，動也不敢動一動。每有一部卡車開過去，大家便「噓」——「什打」（豬欄）什打！——真奇怪，他們從前拿利刀殺人的勇氣竟不知那裏去了，只低着頭像喪家狗般的……哈，真想不到，這一日竟會來……」

這一個從來不多說話的人就例激奮地敘述了他匹勝利的見聞，一陣噓喊立刻在他底四周雷聲響了起來。

「好，從此我們翻身了！」

「鬼子和狗子的末日到了！」

拍拍，拍拍！……哈哈！……

一羣夜鷹在白楊枝頭斷續地嘖嘖着，又囀的一聲劃過青藍的天空遠遠飛去。

「爹爹，以後我們的生活一定是快樂的吧？」

「王香子天真地望着王大發，眼裏似乎還留着王乾的淚珠。

「怎麼不快樂呢，你的荷生哥就回來了！」

「阿金搶着回答她，得意地搖着頭。

「阿金你還是打趣我，國軍來了我叫他們捉你去！」香子對他橫一橫眼，但仍笑着，閃閃地玩弄着鬚髮。

「捉我去？」阿金從矮凳上大笑着跳了起來：「他們會捉我去麼？我正是他們的打弟兒呀！你不記得我會殺死了二個鬼子兵！」

「你是第一年跟了荷生哥去，才是真正的勇敢呢！」

「但要是我也和他一樣去幹那工作，回來時你不是也……也愛我呢？」阿金故意向後退了

兩步，想引誘她追來。

幾個青年農夫都粗獷地笑了起來。

可是香子並沒有理他，因為她已在火光中看見了五大媽蹣跚着向這面走過來了。她急忙迎上去，就熟地喚着：「五媽，五媽，快來，我們勝利了，我們苦百姓可以翻身了！」

「哦，香姑娘，我早就聽得我們只要不苦死，總有天亮的一天的。」她以微顫的老手撫摩着香子的手臂，「真的，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你看，我的老淚都笑出來了。」

「五媽，荷生哥就要來了呢。」她低低說着，像一個女兒在母親面前訴說她心底的秘密。

「望他早一天回來吧，他爹前幾天爲着砍了紅花溪邊的柴被陳大爺的長工打壞了腿，現在還腫着不能動。這孩子還回不來，難道就不想到他爹媽過的是什麼日子嗎？」她的笑面又慚黯淡了下來。

「五媽，你不能怪他，他在那裏有更重要的事做。」

「是的，我也知道，……可是我總害怕他會……」

香子連忙掩住了她的口，發急道：「五媽總是會說些叫人難受的話，不許說！」

接着她便閉上眼，面向火光直立着，像在默禱：「荷生哥，祝你平安地回來，勝利地回來吧。」

然而在她底耳畔却響起了荷生未堅定的聲音：「我們的工作是巧妙地消滅在淪陷區裏動的敵偽和被壞他們的剝削民衆的組織，同時訓練，教育民衆，使他們懂得自己的力量掙脫一重層的鎖鎗。我們是以槍桿和筆桿聯合在一起，站在爲大衆的立場上，向敵偽以及一切惡勢力挑戰！……也許我會死，但那也是光榮的；如果我幸運地在勝利後歸來了，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快樂呢？」

她的眼裏溢滿了熱淚，映着火光，顯露象一朵紅豔的山茶花。

「香子姐，你在想什麼？來，我們來唱歌呀！」小柳赤着腳在草地上飛跑過去，捉着她的手糾纏着：「來，我們來唱荷生哥教的那隻『春花』好嗎？」

「好，對啦，這才叫做慶祝勝利呢！」年青的農夫們一齊吹呼着贊同，圍圍圍攏了香子和小柳，熱情地凝視着她們，靜待着她們歌喉的展開。

「哦，阿虎，你不是會吹笛子嗎？快拿來配她們唱。」這又是阿金的舉意。

阿虎有點腼腆，攪着兩隻大手推辭道：「配不來的，那拍子我不會。」但一而却跑去拿來了。於是笛聲起處，新鮮生動的歌唱過在溫馨的空氣中揚了起來。

山崗上開遍血的鮮花，  
踏花前去吧，  
回荷沒有家。

一滴血——一層仇恨，  
一滴血——一粒新芽！  
永爭奴隸們的自由解放，  
用血的鮮花換取勝利的鮮花！

「呵，用血的鮮花換取勝利的鮮花，現在我們是換到了，換到了！」王大發說而沉着地說着，用平穩管燈了殺將熄的除蚊草，煙火重又熾烈起來。它燃燒在餘歌的激蕩裏，似給每個被歌聲感動的心帶來了更大的希望的光芒。

今夜，是多少年來所未曾有的快樂的一夜啊？誰都忘記了睡覺，大家只求不感倦似的談着，最後還是香子結束了藥架的談話說：「不早了，大

家睡吧，明天我們不是開始有多少新的事情要做嗎？

大家這才意識到夜確已很深了，相率回進屋子裏去。

漫漫的暗場上只留下陣陣微弱的風，自由地吹着，噴着，此靜厚的土地，撒下了新生的快樂的種子。

## 二

何「鄉長」好幾天沒有在大路上出現了，大家都尋他。這一天阿金打聽了回來，便拉了好幾個農夫和杏子趕到了方家祠堂的一間偏房裏，原來何「鄉長」正和兩個「和平軍」在開「緊急會議」呢。那佈滿酒糟的紅臉被愁雲籠罩着。

「何「鄉長」，我們來和你算帳啦！」阿金喊着。

「算帳嗎？……哦，你仍所欠的捐稅都免了吧，不用再還了。」何「鄉長」的聲容特別和氣。

「不用裝作，我們是來向你道謝。年頭收的什麼「和平救國」捐，「保甲」費，「軍糧」，還有，叫你繳捐被槍殺東洋兵兵去的幾位弟兄！」那「鄉長」那「鄉長」是上頭的主意，我不敢……何「鄉長」抖擻着，鼠眼向四面探察，像在尋找逃走的縫隙。

一個「和平軍」神氣活現地立起來，擦着手槍，拿出了戒嚴時威嚇老百姓的態度，「滾出去！你們這些沒有知識的東西，懂什麼？」

「我們沒有知識，你有知識？你的知識便是懂得怎樣去索東洋人的屍體，去吃老百姓的肥肉！但現在末日到了，你們還有什麼可神氣的？」杏子的聲音在空中尖銳有力地震盪着。

「你這小女人倒強嘴？」另一個徑溜臉煞容中

透出了獸性的淫意，放肆地笑着：「可是你要曉得我們也是愛國和愛你們的呀！」

「哼，你們現在想掩飾從前那些漢奸的行爲嗎？可惜來不及重新投胎去了！」阿金冷刺地說着，一面揮着手，「我們要姓何的給我們一個確實的交待，要不然，哼！」

阿虎和陳尚立刻跑上去捉着何「鄉長」的手臂用力搖撼着：「你鬼呀，你把從前做過一品官的威風拿出來呀！」

那個「和平軍」突然拔出手槍抵住了阿虎的胸口，叫着：「你們這些該死的忘人，我打死你們！」

然而就在這一剎間，阿金已從後面推出了一枝新式的步槍攔住了那個「和平軍」。

那緊閉着嘴的何「鄉長」忽然像瞥見了生路般的喊了起來：「呵，造反了！他們有槍，他們是匪軍！」

「聽好，你老子的這枝槍還是二年前在東山口幹掉一個東洋兵奪來的呢。它被我埋在地下多少時了，現在正想在漢奸身上討點吉利呢。」

何「鄉長」仍舊如癡地說着：「陳連長，請你快到四坊鎮李鎮長那兒，叫他派一組衛兵來，或者你肯派幾個兄弟來就更好。……這簡直……簡直太不成話了。」

「你在做夢！姓李的早就被鎮上人捉起來了！單是他的勾結東洋兵收買軍米，壓價撈錢，尙够派他一個死罪！」

同時更出於何「鄉長」的意外的是：陳「連長」非但沒有理睬他的要求，反而那警地碰了碰另一個的臂膀，做了個眼，兩個人不聲響地溜出去了。

於是何「鄉長」毫無反抗地推出了方家祠的大門。

在路上他們遇見了陳大爺，他剛從田裏歸來

「陳爺，小弟被困了！……」何「鄉長」壓淚俱下。

「阿金你們也太不像樣了，何鄉長爲本鄉人謀福利，維治安，怎末你們反捉他去呢？……唉，這德淪亡！」說着連連搖頭。

「陳大爺，你這些偽君子的話還是少說點爲妙，你越說你的嫌疑越多，還不如回家去過過黑黧吧！」

陳大爺道：「氣可不小，緊咬着牙齒：『……你們這批窮……窮人要爬到我們頭上來了，我……我可沒有虧待你們！……』」

「你沒有虧待我們？我們僅有的二畝田是被誰騙去的？我爹是被誰捉進牢監的？五爹的腿是被誰打壞了的？老實說，你不一定會比李「鄉長」的罪孽少點呢！」杏子想起了這些，就怒不可遏。

陳大爺這才緩和了點，開始爲自己訴起苦來：「你們不要以爲我的田多，那些有大半都是收不到四五成的壞田呀。現在聽說又要實行二五減租了，那就更便宜了你們！唉！……又是連連搖頭。

「怎末叫二五減租？」大家問。

「二五減租就是個戶給地主每一百斤稻減去廿五斤。這和免田稅一年同是政府收復淪陷區將實行的善政。」王大發靜靜地對大家說明。

「好呀！」阿金高叫着，又轉向陳大爺道：「陳大爺，不怪我說，你仍有田的就是太自私了點。你想，你的稻堆成山，我仍的肚子却填不飽，現在這樣一來，能够使得我們的肚子飽點，你的山不過稍微少點，不是很有公德的事嗎？你爲什麼反而要嘆氣呢？」

陳大爺對他白瞪着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 壁報

趙小詞

「今年我們要比往年盛大地慶祝校慶。」校長先生這樣對各位主任先生。

「今年我們要比往年盛大地慶祝校慶。」我們主任導師像連了音來的留聲機片似的這般通知我們。

於是先要籌備經費又要開校會囉，開校會是選舉囉。

「提議！有人附議嗎？」有人反對嗎？」好表決！」

我們一致決定參加三種節目，此外選出一女——最初也是最後的一次——特大的壁報，作為成績展覽會的一瞥。根據民主底議決，這壁報由學術部長去辦。

然而學術部長是貴人多忙哪，不但要負責「學術」性的壁報而且還要負責遊藝性的演戲和庶務性的購買一應用具哩，所以這壁報決定由學術部另聘人員去辦。

這壁報的題目「禮」在我就接到下面這「口聘書」了。

「茲聘趙小詞君為壁報編輯兼出版股長之職務希勿却為禱。」

我揉了揉頭皮得意洋洋地笑了。

「編輯兼出版股長」這職位可不小啊！當然，編輯兼出版股長是沒有的，我無處可

上任」，而且也不曉得怎麼樣「總」或「參」法。

糊裏糊塗的又過了一禮拜，壁報校慶還有十天光景，當我幾乎全然忘記了自己的「兼」一「總」一「參」遺會事的時候，學術部長忽然關照我道：這個禮拜天我們買稿去。

「好，跑腿也洩關係，橫豎我有兩條腿兒鬧着吃白飯。」

從此，我真的幹起名符其實的「兼」一「總」一「參」來了。

第一着，把稿子發出來。第二着訂熟黃包車似地法催，第三着才收攬來編。

彷彿跟談愛情一樣也是分成三步曲的。

但是直到校慶的前夕，三步曲還祇完成了兩步，兩百張紙發出來收回的還不到一百張。

「我的『兼』一『總』一『參』可要辦台啦！心中暗暗焦急趁趁後的一天得擇一擇了。我就把那些不把文章交進來的人着實實地催了一頓，限他們在當天下午四點鐘以前交過來否則——當然我也沒有辦法，只好辦台了。」

下午三點鐘我已到學校裏。

幾位準備幫忙叫壁報的同學早已等着了。

「什麼，啦！老趙！」

只得掉轉頭一步三擡地踱了一回去。

這裏阿金阿虎一羣人擁擠着向「總長」到四坊鑽去了。當他們把他和李「總長」一樣地拘囚起來以待正法後，他們發現失掉了杏子。

回來時阿金去找杏子，只見她正綠在家裏縫件血紅的衣服呢。

「幹嗎縫這衣服，是不是要做出嫁的衫子啦？」

「呸，你看，你看！」她把這血紅的布捲到阿金的面孔上，「這是什麼，這是什麼呀？」

阿金細看了一下，才恍然悟了過來：「哦，好極了，原來你是在做一面國旗啊！怎末個給你想着的？」

「我想豎起一面國旗在我們村頭上，才能表示出我們愛國的熱心來，」她拂了下手攏在額上的頭髮，興沖沖地說，「並且也可以表示我們從此是中國的自由的主人了！」

「對啦，對啦，我馬上就到三茅耄去砍幾根長的竹頭來。」

在夕陽的輝映裏，廣場上的一隻巨大的石磨輪上插起了一根青翠修長的竹竿，在竹竿的尖端懸着一面鮮明奪目的國旗！

千百隻光彩而熱烈的面孔朝它仰望。

洪流般的聲音：歡呼，拍手！

中華民國萬歲！

拍拍拍拍拍！……

國旗在遠處的晴空下昂然歌唱！

嗚嗚嗚……嗚嗚……

呵，勝利的祖國，自由在招喚！

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我把手裏的幾份稿子揚了揚。

「那麼馬上去貼起來，省得等會兒來不及。」

「那號叫做『術頭陣』的老陳說着就往教室裏奔。」

「喂，別忙！」我連連叫住他把稿子的事暫告訴了大家。

「都是他媽的大少爺撒謊，搭架子。」

「今天怎麼來得及呢？你看，人家都弄得不多了。」

「那麼你關照他們一定在四點鐘來嗎？」

「可是現在已經四點鐘了。」

五六張嘴咕咕呱呱的一說事情似乎更無希望了。

樓梯上影影地作響，有人急急地奔上奔下地跑着，面對上拖椅子，拖桌子的聲音，敲洋釘的聲音，皮鞋跟的聲音，嘩嘩嘩嘩叫喊的聲音，熱烘烘地圍在一起，看來，人家是已經在與高潮地幹着。

「我瞥了瞥自己手中薄薄的一卷稿子，又看了看手錶——已經四點一刻了。」

「撒謊，撒謊，嗚呼那些混蛋。」我想想稿子，可是沒有稿子，只好把搖擺的稿子在大腿上重重地拍了兩下。

「這我們再等一會兒，現在到人家教室裏去看。」

「麻皮，這德這麼一提，大家都照他做了。」

「這層樓是高一的生物展覽會，滿屋子都是顯微鏡玻璃瓶，動植物的標本，和一些新鮮的花草蔬菜。」

「十幾個學生都一邊唱歌一邊相照，但兩手都懶得不停地動着。」

我們看着沒有執職的人就跑到三層樓去。

三層樓是高二的地盤，幾個勁兒十足的少年正在手忙脚亂地佈置着。有井，有古董，有滿地鋪的郵票，有學生平時的成績……稿子下放着一厚疊裝訂好的報刊，面上用藝術字繪着「青芽」兩字，和

一些花草，我順手舉出來翻了翻，立刻被許多鮮豔奪目的插圖，秀麗整潔的字跡所吸引住了，我站了二二鐘。

一陣強烈的嫉妬忽然不可抗地閃過我的思想中來，我重新地把那本「青芽」擱回原處嘆道：

「唉！你看人，談判多好！」

「工夫啊！工夫啊！這一朵花苞就不知變化幾個鐘頭哩！」站在旁邊的方榮德附和着嘆了一口氣問道：

「我們有沒有困難？」

「我是請阿三畫的可是他排戲忙得連忙不過來我催過好多次了，他答允也在四點鐘趕到的。」

「但現在……」

「這也沒有那也沒有我看如何來得及！」

其餘的幾位同學異口同聲地插進嘴來。

「而且所有的幾篇也很整齊。」我把手裏的稿子拿給大家看。

「這裏的文章我都看過了，然而都貧乏得要命，沒有一篇可與人家相比的。」

「那麼我看還是不要出了，省得明天出陣」老陳洩氣了。

我第一個讚成，因為那些少爺實在太豈有此理。

「你們弄得怎麼樣了？」

「連手想不會動哩。」我們說。

「甚麼？那麼現在往那兒去？」

「回家！」

「回家？沒有動手就回家？」

糊塗先生被弄得一塌糊塗了。

我告訴那些該死的傢伙撒謊，所以我們氣餒了，可是他把手攏一攏校門口說：「請他們不是來了嗎？」

我們隨着他的手指着去，果然是阿三和藝術部長蘇雲中來了，兩個人手裏都拿着些白紙。

「希望來哩！」我想。

「阿三你的圖畫好了嗎？」方榮德馬上問道。

那個把兩手一坦，搖搖頭堆着滿臉的沒奈何的表情「我忙得連氣也喘不過來現在我把紙帶來了，等白一面排戲一面趕畫——沒有法子。」

「那——學術部長你自己的文章呢？」我說。

他拿出來的是空稿紙，一面和阿三一般地幫襯着：「這會只好請你多幫些忙了老趙。」

「可是照這樣子我們恐怕還是決定不出的好。」

我把情形報告給他聽。

現在已經四點三刻了，我們決定，如果到五點鐘再沒人來便準定不出了。

同學情緒憤憤地把稿子帶來，報報又有了希望，可是這會兒人多，聚在一塊兒談話的，把正經事情倒忘記了。

「喂！各位！我們可以動手啦。」責任心壓住了我喜歡談話的慾望，我開始催了。

「不是說不出了嗎？」

「現在稿子已多些了。」

「那麼就動手。」

「動手好麼？」

「好！來呀！」

「來！」

十多個人摩拳擦掌的互相一激，興頭又來了，我們衝鋒似的奔進後井的教室裏，操場被踏得打響鼓聲。

因為我們預備把廢報貼通之後還要發訂起來，留個紀念，所以必須將報紙先一張張用針線縫在報上面，之後再把報紙釘上牆壁。所以手續是相當麻煩的，我們估計到這點，因此集了不少幫手，那裏知道這件小小的工程竟比出意料中的困難還要大上幾倍。

需用的報紙，針線，剪刀，漿糊這些東西都是都帶齊了的，大家一齊動手，有的把報紙一張張從筒來，有的剪報紙，剪花邊，有的執針線縫報紙。

可是我們都不是拿慣針線的人，一個把縫針像提鉛筆似的捉住了向下觸，另一個又硬手硬腳的拿住了往上鑽，自以為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結果在平小時內也縫不到二十張報紙。

一項工作應該由女同學來幹，我們弄得吃力不耐幹，他媽的！伏在地上弄得滿頭汗的「黃毛」李曉雲第一個出聲。

「黃毛想女同學嗎！哈哈！」  
「你這『歐陽德』開玩笑到，就取笑我。還不是真的嗎？」

「真的！你不知道男同學就不會幹？」歐陽德  
「你這仁馬上用手摸了摸鼻樑邊的眼睛就起袖子拍李曉雲的肩說：『你想女同學才是真的。』」

我一看這股執針線的手法，便知道他是在內行了。據他自己說，他針腳的技術很高，不但能補衣服，而且連他在秋天穿的羽絨衫 jacket 也是他自己縫的。一下午報紙的縫製工作就進行得很熱了。

「喂！眼上糊糊的，報紙也不幹，誰去拿點啊！」柳芳就紙的走陳雲走了。  
李曉雲自告奮勇地跑出去了，在陳用手背擦着額上的汗珠愉快地從那兒奔去的皮鞋聲。

徐德祥手中的幾稿子估計了一下問道：  
「下週稿子還有嗎？」

「就這幾張了。」

「那不行啊，我們的壁報要就不出出來就得比人家的都大，但照現在這樣子恐怕大不了多少。」

「我沒辦法哪，二百張報紙發出去已收回了一百五六十張，當然有幾張要損失的……」

「我們這會一定要出齊他二百張，老趙你去想法！」

我搖了搖頭表示實在為難了。  
這時詩人殷文揚正搖搖擺擺的踱過來，嘴裏呼着京戲。

「多揚，我說你從前寫的那些詩還在不在？」

「甚麼詩？」

「詩人的詩一定很多囉，我們缺稿子，殷文揚  
「詩有甚麼，很靈嗎，你們要？」

「要，你去拿來。」我說。  
「好！誰的腳踏車借我用一用？」脫着就捲起四條褲脚，丟了方才一蹶泰然自若的態度，老陳遞過一串鑰匙，他接了就往樓梯奔。

我們的第一部——稿筆釘上報紙已經差不多，排排列列地鋪滿了地板，伏在地上的一章暫時直起腰來喘一口氣稍稍休息，大家笑盈盈地看着自己合力的結晶——用小小的紙張併成一幅闊丈餘高達八尺的大塊面積。

「我覺得，老趙，」黃毛回過身來指牆壁報對我說「這次的圖畫實在太多了，你看，全數都是藍色的鉛筆字，寥寥數張插圖，看上去未免有些荒涼的感覺。」

「不但插圖要多，就是每篇文章後面的空白處也應該法弄些什麼東西……可是」

「沒有辦法啊！是不是？」

「我是說啊！三哥的全發勇只有他會畫……」我

分辯。

「可是他又撞了牆所以你有沒有辦法了……你這一天到晚沒有辦法的先生啊，現在可以叫他來畫了呢。」

我被他一句話提醒了，就請站在一旁沒事幫的同學去叫阿三來。

「我就去」他應着就走了，我又得意地摸了一次頭皮想道：「這會兒一句話就使動了他，可是在平日呀，你毋使他！就是跪下來他恐怕也不肯替我畫這差使吧！」

阿三就馬上奔來了，頭髮披到眼角上，喉間的頸襖衫扣散着，領帶解開了，套在頸上那帶上的結被拉到胸口，汗溼溼了一背。

「忙死了呀又要排戲，又要彈琴，又要畫圖！……這這還有幾張畫好的……筆呢筆？」

二筆便是一朵花生筆又成一個人。  
我們羨美地瞧着他純熟的手指，在紙上飛舞搖動。

詩人不久也到了，他一進門便嚷着：  
「文章來了誰幫我抄呀！」

「我來！我們到辦公室抄去。辦公室裏有桌子。」這是我們的校長老金。

天暗了，這時我們發現校長先生和級任導師楊慶先生在一旁看着我們。

「怎麼！鄭校長還未回去，啊！胡先生也帶着……天暗哪！」

「不要緊，不要緊」兩位先生笑了。  
我想今天連胡慶先生也不補畫了，他在畫廊師生共甘苦的確理呢。

屋子裏的電燈是都折去了的，只剩電線去天花板上，這時我們的工程師鄭文何忽然出來問校長道：

（下接前第二頁）



# 八年抗戰史料

## 母親們的模範 東南

### ——訪空軍烈士周志開之母——

「國家對志開太好了！他對國家，只是盡了空軍應盡的責任，而國家對他，却處處是殊遇，所以我無論如何不能再收主席給家屬的一筆十萬元的卹金。」

四十九歲的周老太太談起殉職的兒子時，沒有眼淚，也沒有驕傲，她再三說是機遇和幸運，才造成她兒子輝煌的戰績。

她銀灰的頭髮挽了一個香蕉髻，一件半舊的黑襯衫，一雙黑布鞋，手上却與她混身撲索不調和戴着一隻金戒指，一隻白銀戒指，臂上一隻新手表，戒指似乎太大，都滿滿的鑲着白布。

「這些都是志開的遺物。」她說：「在衡陽上空，志開的油箱漏了，他發出了最後一個電報——『也許我要跳傘』。但也許因為他沒想到飛機，也許因為別的，他忽然改變初衷，先把符號從飛機上擲下，他已經準備飛機着火時還可以留得一個符號，證明火葬死他。結果飛機沒有着火，直跌下來，他腦部受了致命傷。』人家在他手上把這些脫了下來，我素不喜戴手飾的，因為這是紀念物，有超節物的意義，所以我隨時都帶着。」

周志開生前，老太太戴的是一隻Ward牌的長方形手錶，是周志開初次出馬擊落敵機重轟炸機後，委員長贈給的，「他回家時我問他要了這隻手錶，似乎是每天看見這隻手錶，我就會愉快的想起周志開真的擊落了一架敵機飛機。」

每個飛行員都與給一個別號，不知為什麼，周志開替自己起名叫「長陽」，這次他就長陽殉職，把長陽副改名為志開娘。

周志開殉職後，一批空軍人員走到周宅都沒有勇氣進去，他們怕看他母親婆婆的老淚，怕聽她帶哭的陳訴，但他們所看見的却是一張靜靜的臉，兩隻乾枯的眼睛。在周志開下葬的那天，她更出人意料之外的顯

顯歡笑：「戰死沙場原是軍人的本分，但國家對他卻這樣厚，積木木小，周主任連夜命令趕工重做。人士時，周主任又親臨，一個戰死的人，能得這樣下場，我還有什麼可傷感的。」她這種以大義克服感情的態度，引起一般年青的小伙子疑問：她到底是不是志開的親生母親？」

「我無疑的是他的親生母親；我愛護志開，也愛護和他作戰的一羣，我總想能儘量以我的坦然，來沖淡他們弟兄之愛的感覺。」

周志開的父親周子致老先生，現在山東最高法院院長，出入在淪陷區的前線，最近來淪陷區，到重慶的那天，剛好是正式發表殉職消息的一天。

「從民國二十七年一直到民國三十年，周老先生每月寄來三百元安家費，自民國三十年起又加上六百元米賃金，我從不向兒子和丈夫訴說生活的困難，唯恐因為他們一貲愛家的私心，走了一步步再也退不回來的路。志開時常三百元的寄錢回家，最多的一次寄回來二千七百元。我寄快信去問他：『你那裏來這許多錢寄回來的？』他快信覆我：『在作戰中救了一位美國人，怎樣也推不掉的，他送了我一萬塊錢。』」

老太太一直住在江北岸，帶着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志開死後，她把小兒子志興送到空軍幼年學校，引起了一般知道她的人的尊敬，和不重得她的入的詬罵。兩個女兒因為經濟關係，一個留學，自己另外找了一個工作。

大兒子周志宏在朝陽大學讀書，寫抗日文章是他的擅長，為正文吼叫著，蘆溝橋為愛，他和另外七八個抗日份子一起失蹤。

可以給家庭一點經濟扶持的孩子死了，失蹤的失蹤，丈夫又是出生入死的在前線做正直的司法官，老太太帶着二個女兒艱辛的活着，她接受了每月八百元的當年卹金，卻拒絕那筆特卹，經再三的勸說後，她才存在銀行裏，預備連本帶息一起捐贈遺族學校。

「許多人說我是生活優裕，才沽名釣譽的拒收這筆特卹，我不必辯白，事實是最好的說明。」

是的，一個拍賣行的主人從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才探知這位老志開是周志開的母親，他帶着滿腔感慨說：「我一直不知道你還活着拍賣亡兒的遺物過活。」

（完）

# 逃出杭州俘虜營

克非

## 留在俘虜集營裏半年，這是人間最悲慘、最痛苦的地獄生活。

敵人在杭州的俘虜營，表面上叫做「槍二二三九部隊聯絡所」實際上就是敵軍派駐浙西的第七十師團的俘虜集中營。地點在杭州清波門第一百零七號，是一所古舊的大房子，據說抗戰前，是現在浙江保安處長蔣鴻藻的住宅；這裏面我做了六個月的囚徒，經着人間最悲慘痛苦的地獄生活。

### 厄運開始

去年冬初，在莫干山麓越過京杭國道的時候，因為事前沒有安排妥當，我被敵人俘虜去了。當時我沒有一點證據被敵人拿住，所以心裏毫不恐懼，一味掩蓋着原來的身份，只承認自己是一個敵人據點內的小學教師。經過幾度查問之後，我被一個敵兵押杭州去了，起初押到錢塘門的看守所裏，三天後就解送到「槍二二三九部隊聯絡所」裏了。在不久以前，這裏還是「原三八五部隊聯絡所」，即是小林六十師團俘虜營，現在小林師團調防，這裏的聯絡所也改了番號。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我開始過着俘虜的生活，在一座高大古舊的屋宇裏，慢慢地折磨我微弱的生命。

這座房子很高大，前後計有三進，前面一進是敵人與管理我們的漢奸住的；裏面二進住着我們五百六十餘個俘虜，所有吃飯，睡覺，休息都在這地方，窗子小，屋簷高，空氣異常惡劣，生病的人相當多。這些所謂俘虜，其實真正在我們俘虜過去的

人並不多，許多杭州附近的地痞，流氓，游民，竊盜等，這些不三不四的人佔大多數。這些俘虜中間分為二批：最大多數的一批是比較善良的人；少數的一批是敵人的爪牙。敵人在這裏面，也實施「以華制華」的毒計。用這些爪牙來偵察俘虜的思想行動，管理生活，担任警衛，以及對外的一切聯絡，裏面的俘虜們最痛恨這批敗類，甚至比恨敵人更深一層，因應付敵人容易，要防慮這些走狗是十分困難的。聯絡所的主任是敵軍中少尉階級的一個軍佐人員，大家都叫它做「久保田」的，此人頭腦簡單，粗鄙庸俗，面對瓜牙的控制與運用，似乎有相當的辦法；權力似也有相當的大。在押俘虜去做苦工的時候，可以調動一中隊左右的敵兵。

### 苦工生活

敵人對俘虜的利用是一點不放鬆的，每一個俘虜都須替他們做苦工。苦工分為二種，一種是在裏面做的，一種是到外邊去做的。初進來的先在裏面做，等到敵人爪牙認為你有些穩當了，再押到外面去做。這二種苦工生活，我自然也一一經歷過了。在裏面做的是糊火柴匣子，每天規定要糊五百個，不管熟練與否，每天一定要做到這個規定標準，做到了可以休息，否則不但沒得休息，甚至要受鞭打。因此，初進去的人實在是一件最苦的事，有時做到半夜還不到規定的標準，那只好受敵人或爪牙的

拳打腳踢，或是一頓鞭子；最可惡的是吃了這頓飯打以後，第二天還要補足未做滿的數目，以糊火柴匣子本是極輕巧的事情，在裏面卻變成最苦惱的工作了。

其次到外邊去做的苦工，大概有拔草，掃馬糞，運物件，理倉庫，採木料等幾種，做工的地區，近的就在杭州本城，遠的到富陽城區附近，及杭蘇的臨平，平望，塘棲等處。這幾種工作，拔草與倉庫是大家最願意做的；拔草最輕巧；不計工作成果，只要時間做滿了就可以回所休息；理倉庫也較輕便，這些倉庫就是敵人在我方搶劫去的東西，凌亂復什。在整理時乖巧的人可以搆一點油。掃馬糞，運物件，採木料這些工作，比較辛苦，大家都感到頭痛；但採木料要到富陽杭縣的地下山上去，有一個乘機逃脫的機會，因此也有人願意担任。敵人帶俘虜去採木料，必先組成「採伐隊」，指定一個爪牙為隊長，並派敵兵若干人押往前去，在採伐時逃脫了人，回來時一定要殺人示威，而敵人毫無標準，不一定在「採伐隊」內選擇，有時在內部工場裏拉一個去也有的。有一次到富陽去的「採伐隊」逃了人，敵人到裏面搜了一杭州師團的畢業生軍需去搶殺了，雖然章簡再三辯護，結果一點也沒有效用。由此可知敵人虐殺俘虜，全憑他當時的高興，根本是沒有理性的。

### 集體脫逃

最悲壯的集體脫逃的一幕，是今年三月間發生在杭蘇臨平附近的山間。今春敵人在俘虜早開始了抽血的工作，這事情使全體俘虜發生了極大的恐慌，於是集體出逃的壯舉。三月十日（星期一），敵人抽九十人去採伐木料，分為三隊出發，一隊去富陽，二隊去臨平，每隊有敵兵十二人帶槍押住，到

臨平去的其中一隊，就是事先組成集體脫逃的一羣。

駐華敵兵大都懂得中國話，且多能說幾句普通話，敵軍更喜歡談女人，談起女人來，「皇軍」的尊嚴也丟棄了，一切戒備也疏忽了。這天，這一隊「探伐隊」的俘虜，三三兩兩的圍繞着每個敵兵談女人，大家按照着事先分配好的任務去執行；突然間，三個俘虜把拿機槍的敵兵打倒了，奪獲機槍。一時全體都動手起來，俘虜們得了很大的勝利，全部槍技都到手了，不料因喊聲甚大，驚動了另一隊的敵兵，五分鐘之後，那邊機槍向這一羣肉搏的人射了，大家見勢頭不佳，就不敢戀戰，紛紛向四野逃竄。事後據另一隊回所的人說，這一次集體逃脫的成績並不差，敵兵死五人，傷三人，傷四人生還；俘虜死三人，傷四人，捉回四人，其餘十九人均奪得槍枝脫險。這事件發生之後，大家以為敵人這一次一定要大屠殺了，誰知敵人除殺了捉回的四人以外，其餘一個人都沒死，當天又帶去三十個俘虜，再去完成採伐的任務。

自這悲壯的事件演出後，敵人對俘虜的防範較前嚴緊，對「探伐隊」固不敢再隨便，即是對裏面的一羣也增加了不少的麻煩，尤其是受敵人驅使的爪牙，更乘機大肆殷勤，時時刻刻來尋我們的事，這是裏面俘虜們所最感痛苦的。

### 強迫抽血

今年二月下旬，敵軍醫官來所為俘虜診病，帶來了七個十CC的針筒，在檢驗體格的時候，幾個身體壯健的人都抽了一些血去，當時大家也不知道敵人的用意，敵人也沒有宣布要向大家抽血。到三月上旬，來了六七個敵軍醫官，由久保田召集百餘俘虜，公開宣布敵軍需要大量的血漿，現在要在裏

面抽血。這消息傳出之後，羣情惶惶，不可終日，但是在敵人的牢籠中，這一羣可憐的俘虜有什麼反抗辦法呢！照普通一般的抽血情形來說：每人一次抽血是不能超過十CC，二次間隔的時間最少須二個星期，在這期間須有豐富的營養與安靜的休息，才能被抽血的病人容易恢復健康。但是敵人是不能顧一切的，每次抽血量增多自十CC至十五CC，每隔一星期即來抽血一次，營養毫無增加，照規定的苦工仍是須要去做。敵人這樣對待俘虜是比槍殺更慘酷的慢性殺害，恐怕這是世上最慘無人道的悲慘事件吧！

我雖然是一個身體瘦弱的女人，也無法脫逃抽血的慘運，但以前時常生病，先後二個月中只抽過二次。抽血的第一個是恐怖，故在抽的時候血壓都是很高的，敵人不管一切，隨到隨抽，因此當場昏暈的人，每次都是很多的。每次抽血之後，在五分鐘內，眼圍立刻發現黑圈，呵欠頻頻不絕，精神異常困倦；走起路來，脚步輕鬆，有站立不穩的姿態，好像偶然一夜不睡，在晨風中漫步的感覺。抽血的後的第一個要求是要睡，有的睡了半天就能起身，



## 東林殲敵

### 營在噪縣的輝煌戰績

吳自強

鬼子夢想不到五月二十八日在鄞西章村吃了我們的大苦頭，六月八日在噪縣東林又碰上這一羣要牠們狗命的神槍手。連我們自己也認為這是意外的收穫，像一個假忙行人，忽然在路上拾得一包黃金。

一年間，我們在新昌、嵊縣、至東陽、奉化、至鄞縣，在浙江東崎險峻的山地裏，和鬼子打了五十餘個火力的仗，可說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每次槍砲響了，總敵下一些鬼頭，發一些洋財（

有的則非睡二三天不可，有的就從此苦病死了，我二次抽血的結果，就是患了心臟衰弱病，最少要養我縮短了十年的壽命。

### 重獲自由

自從二次抽血以後，我天天計劃着如何脫離這個虎口的事情。這些俘虜在原則上是不解放的，要脫離這個人間的地獄，只有二個辦法，一個是如前所說的潛逃，一個是偽軍來提兵時法當偽軍。到五月上旬，偽第一軍徐撲誠部來所提兵，我不得已買通了一個敵人的爪牙，經過不少手續，就被偽軍提去充當新兵了。五月十八日，這一天我過完了俘虜生活，脫離了人間地獄，但是我即變成一個偽軍的小兵。以後我在偽軍中做了一點政治工作，深得班長的信任，一面與杭州的幾個親戚朋友發生了聯絡，錢能通神，自然能通偽軍。不久，我又重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又開始呼吸着自由的空氣，回憶起這半年來的俘虜生活！仿如夢遊了地獄。這一羣被敵寇慢性的害的俘虜的慘苦生活，祖國的人們有誰知道呢！

### 一年來的戰績

利品，要是把這筆新舊血錢代替鬼子們第一羣，數目是實在可觀的。

一年來，鬼子傷亡被俘的，共計在千人左右，炸毀軍用汽車四十輛，破壞公路五十處，攻毀據點工事十二處，而鬼子送給我們的禮物什麼都有：輕機槍、步槍、鋼盔、電話機、望遠鏡、戰馬、軍服、一切日用品，應有盡有，而最使我們滿意的，要算這次在東林附給我們這挺昭和十八年出品九九二式最新重機槍了。這槍的構造，非常新穎，觀測儀，高低角座機準器，高射架，零件什麼都有，同時上等兵射手高松富三郎，也一起附給我們做了活的禮物。

四明山的高峻，浙東的人們大都曉得的，東林就是這最高峻華蓋山的東林崗的一個大村莊，緊靠山背，左右俯傍層山麓，村前一道長溪，水是終年長流着的。照地形看，東林崗像一雙手向前伸的巨人，東林村就好像這巨人懷抱裏的小孩子。

我們神兵的一部份，爲了執行上級賦予特殊大的任務和使命，爬過了千萬重山，六月八日午後，走上了東林崗，這時候，恰好送禮物的鬼子也走到山背上的東林村了，雖然有十里路的距離，可是居高臨下，鬼子一舉一動，我們看得十分清楚。不曉得鬼子們由於大意或是地勢太低的關係，却一點不覺得這高高的山崗上，有我們無窮的兄弟。

### 不期而遇之敵

司令官打開地圖作戰門研究，對我們說：「我們雖然別有重大的任務，可是送上門的禮物，當然要接受的。」官兵們大家笑着表示同意，有的還高興的跳起來，這樣，東林的戒嚴戰展開了。

我們決定用不期而遇的前進伏擊戰法：這是兵學書上空前的名詞，也爲我們神兵部隊的創舉，左右兩支部隊，沿那山麓迅速地前進，官兵們個個抱緊武器，笑着向前運動，一般溪流，五分鐘就散滿

了東林村四圍的山崗，這時，東林崗據據所傳號槍響了，山頭的砲兵陣地開始怒吼起來，砲彈飛到東林村鬼子們的頭上去了。

「轟——刺——嘩啦！」震破山谷的巨大砲聲，擊殺了正在胡鬧的倭軍們。他們紛紛扔了插在牛頭上的原刀，推倒了香氣撲鼻的老酒缸，撒下了正想強姦的「支那女人」，一葉蜂似的四處亂竄，由一個大尉帶頭沒命的向右邊逃佔小山頭。

隨着右邊噴下來的一陣火花：「打打打——刺刺——轟——刺」刺在前面的倭軍，渾身流血，起碼有一二十個跳了溝子，後面的趕快退回村子來，轉而又搶左邊的山頭，快跑到左邊山頂，那知山頂上湧出一陣殺聲，忽然一片白晃晃的刺刀，殺了下來，又有二十多個倭軍做了穿胸鬼了。

### 九二式重機槍

經過三個鐘頭的反覆衝鋒，倭軍以很大的傷亡，算是拖了兩挺九二式的重機槍，搶上了村口那個小土包，這樣，那兇殘的火舌，就舔着了我們的陣地。

「操他奶奶！咱老子奉他的重機槍去！」排附梁廣發用這地河南土腔罵完兩句，就衝過去了，可是快到鬼子機槍陣地，開始擲出第一個手榴彈，就「帶花」了，三顆子彈穿過他的胸膛，他馬上敏捷地躺在一塊石頭上，臨陣射擊。跟他當過五年上等兵的張勝，衝到他的身旁也受傷仆倒了。第三個上去的，却是頂頂大名狗肉將軍上尉排長胡德海，他揭開手榴彈的保險蓋，右手高舉，怒罵着：「丟那媽——照啊！」

「轟——嘩啦！」手榴彈從胡排長手頭飛到山頂上開了花，重機槍沉默下去了，五個鬼子兵，給炸翻了，一個受了

傷的射手，逃進村口的土塊廟，胡排長馬上掉轉槍口，向村口的鬼子猛擊，用儘量的禮物回敬的軍，這是頂便宜的法。

月亮代替了太陽，淡淡的浮雲掩不了明燦的星光，帶着尖銳聲音，流彈「噹噹」飛過，閉閉，炸斷掩不住駭人的槍砲聲，儘管夜裏如何動人，都引不起戰士們的欣賞的興趣，我們懂得的，就只有：戰鬥，拚命，斬殺中華民族的死敵——日本鬼子！

### 活擒台灣俘虜

「我們殺進村去捉活的：嚕呀！」右翼部隊長李鳴率發火了，用炸藥轟開村前一道大土牆，身先士卒，殺進去了。接濟村裏開始了激烈的巷戰，狗頭巷尾，都是鐵和肉的五撞擊，怒吼與鬼子呼嘯聲，攪成了一片。連斯文的趙司官，也衝進村內去了，他的一顆手榴彈，換了三條鬼命，別嫌不顯，不會拿槍桿子的傢伙，他追到村口，被鬼子雷剛幹上一刺刀，沒有叫出半個痛字。

「舉手！跪下！」王占先的刺刀剛剛的奔到土地廟前那個甲乙命的鬼子胸口，又停手了，因為神兵們是不殺降旗的，碰巧，這傢伙就是胡排長那挺重機槍的兵士長對手台灣高砂富三郎。

幾個帶鬼子帶降的傷軍，滿身流血，在溪邊掙扎，儘在那裏叫能喊，一位湖南弟兄見了，拿他鬼子的戰刀一揮，砍掉一響，狗頭落地，重機槍一個傢伙，是吃中國飯長大的，但是我們用日本刀送日本走狗，也不是什麼適當的酷刑。不是嗎？善長同胞，吃盡了走狗們的苦頭！

### 一百多條狗命

清掃戰場完了，大家把戰利品搬上去，九二式重機槍一挺，三八式新步槍十三枝，鋼盔十八頂，彈筒筒一個，太陽旗一面，東西太多了，官兵都勝利的笑了，最後他滿意，就是重機槍和俘虜射手，因為這可作對敵新武器的一個有價值的研究所。

「跟我們一道到XX去的浙江青年團戰地服務隊的同志們，也跑進東林村來看熱鬧，這人便說：『同志們辛苦了！』弟兄用奇異的眼光，看這羣文縐縐的小先生們，笑着答道：

「打仗是我們家常便飯，你們同志才跟着我們拖苦了呢？」這足證我們中國的文人和武人，已經打成一片。我們感謝他們翻山越嶺，在流彈飛鳴的危險區內，發動老百姓送飯，抬傷兵。

第二天，我們的情報員在東林作了一次最後的巡禮，發現敵人尚未掩埋的屍體有三十八具，新的坟堆有二三十堆，一些房子里，敵人的血凝成了厚厚的一層，牆壁上，還黏着被我砲彈炸死的鬼子的肉醬，照當地民衆目擊敵人的死亡數目算，鬼子這次十足地送掉了一百多條的命。

### 敵克班門弄斧

「伏擊」，是我們神兵獨一無二的拿手好戲，那知不自量力的倭軍，竟敢「班門弄斧」，六月九日夜間，我們帶着勝利的微笑，通過新泰公路，進入鬼子集中新泰各據點兵力，替我做好的伏擊圈內（地名暫不宣布），要是一過那危險地方的人，定要替我們捏一把冷汗，因為地形對於我，太不利了，四面都是斷崖絕壁，後面就是新泰公路，前進後退，都不可能，可是請放心吧，鬼子的鬼計，碰上我們有力的鐵拳，就沒有一點屁用。我們尖兵部隊，在一個路旁邊，一個反伏擊圈上山頭，就把鬼子們撈了，鬼子掉下河去死了許多，我們先頭部隊

祇帶了一個弟兄。

### 向先烈們致敬

六月十一日，我們向去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新四軍作戰身成亡的同志們致祭，在那碑石上，有這樣一段簡單的記載：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們軍XX部隊與來犯之敵在新昌黃坦一帶展開血戰，殺敵致果，開我浙東勝利先河，使倭寇敗退。

陣亡烈士甘俊良官兵等三十一員，禮葬於石坂之陽，並將後屍埋葬於青劍場，碑曰：「倭塚」，使後人知「青山忠骨，萬古長芳，黃土倭奴，千秋暴跡！」

## 陳納德將軍

對於我國，是一條龍；對於日寇，是一隻虎。

陳念耘

兩年以前，當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海軍上將，在檀香山，第一次招待記者席上，曾發表如下的談話：

「我的見解是：日本應該從中國被擊潰的……中國有着人力的貯藏量及榮成易於打擊日本的飛機場的可能性，是擊敗日本之路的一個重要階石。」這一句含有諸般意義的話最使聽者引起知己之感的，除了我國朝野之外，便是陳納德將軍。

陳納德將軍，我之所以不冠以他現任的官銜——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司令者，因為他還兼署中美混合空軍總司令，而且他之任第十四航空隊司令職是暫時的，戰後他就退出美國陸軍而留在我國的。

新華全國民衆公立。

我們面對浩氣長存偉大的石塔展開了笑臉，人雖不死，死去的人卻活在歷史中，能活在後死人們的記憶裏，該是如何光榮不朽的啊！同志們的遺流有白流，我們一定要踏着同志們的血跡前進！

現在再計算一下，從去年三月廿八號至此截止，憶軍贈給我們禮物的確不少了：九二式砲和十八年出品的重機槍一挺，輕機槍四挺，彈筒筒四個，三八式步槍三十五枝，鋼盔七十五頂，各種槍彈五千餘發，這些適宜的禮物，足够組成一個加強中隊了，感謝憶軍們的盛意，我們打算馬上成立一個戰利品神兵隊，不久就要到戰場上，拿憶軍們的禮物回敬兇暴的憶軍的！

### 農家子弟

他臉上的皮膚，因陽光之炙曬，變作棕黃色的，深刻的皺痕掛在他嘴的兩旁，兩眼周圍佈佈皺紋，好像烏鴉的腳爪，兩顆煤塊似的黑珠顯着沉重與靈敏的閃爍——一個農家他這樣時說：「這人有一張驚人的臉！」農人並不是一個兇殘的象徵，正足以表示陳納德將軍成熟的生活所形成的豪情會神之天才。

他生長於美國之普萊納州，一個種植棉花蠶絲的農家子弟。一面在小學校裏讀書，半工半讀完成他的中學課程，第一次大戰時，他入伍為一士兵；軍官訓練營中獲得獎章，因之轉入陸軍。一九

二〇年四月退役還家鄉，植棉為活，數月後重投  
飛軍，為航空隊之少校。

### 飛行報捷

他是驅逐機隊裏的駕駛員，而肯運用頭腦的。  
空軍表演中，他的「飛行報捷」式試驗技術手觀衆  
以深一的印象，威名遠播。在他本人，這「表演演  
是有着嚴肅的目標，充分顯示準確的追逐行動的價  
值；但當時的美國守舊的軍官們並不對之注  
意。蘇聯的軍事參贊，欣賞之餘，就請他到蘇聯去  
任軍事顧問兼驅逐機訓練官，願出一萬美元的年俸  
；但他拒絕接受，仍與知好三四，繼續研討飛行技  
術及空戰策略，度着失望與孤獨的生活。

終於在一九三七年，美國軍請他辭職，官方理  
由是因為他雙耳一半失聰。當時他曾說過：「我對  
於我退出航空隊引為欣幸，因為他們遺憾於一九  
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航空戰思想。」

### 來到上海

同年，他來上海，為我空軍顧問，他也會嘔  
吐着說過：「這有什麼呢！我正可不必為我的頭  
腦而憂慮，我不可以在別的国家來證明我的理論嗎  
？」

當他在美招募及組織「美國義勇隊」時，美政  
府曾設法予以種種阻礙，但「飛虎」在滬編上空軍  
豐功偉績却變成——不僅僅屬於他個人的——美國  
的榮耀。他證實了他的理論。美陸軍航空隊總司令  
安諾德上將，在今年，還不斷稱讚他說：「克萊孟  
·李·陳納德是空戰技術人才的權威。」

### 晉陞少將

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美陸軍部徵地重入軍役

七月四日陞少將銜，改組「英駐華空軍」，兩任他  
為第十四航空隊司令，當時他會感嘆着說：「我並  
不要做一個將軍，但沒有飛機我不能作戰呀！」  
事實上，他幾乎沒有飛機時也作戰的。在同年  
夏秋兩季中，他麾下只有五架P-51式中型轟炸機，  
二十架以內的P-51式驅逐機；此後也有好幾個月，  
可作戰的飛機不到八十架。

「我們以P-51擊斃零式機；但是倘若我們有零  
式機，自有P-51，我們將改變我們的戰略而仍舊  
擊敗他們」，他嘗作如是之傲詞，但這並不是誇口  
，而是經驗及研時之後的目的所造成。他時常對他的  
隊員演述：如何減低P-51式機的弱點及如何利用  
它的優點。

P-51式機有較大的火力，較厚的護甲，（尤其  
是對駕駛員及油箱的保護），較堅的引擎，及較高  
的俯衝速度。他也堅持「兩機陣型」的戰略，認為  
可收緊密合作，富伸縮性，及作戰經濟的效力。他  
反對單機空戰的勇敢。總之，他的戰略也就是他的  
教程，是：攻擊敵機安眠，要準，要有成隊合作的  
工夫。

### 戰略聖手

當第十四航空隊尚在孩提的時期，他親自執行  
地面工作，在算定的時間派戰機升空，在算定的地  
點予敵機以打擊。

現在呢，他集中精力於戰術的運用，調遣機隊  
正像最眩目的舞臺一樣，敵人有台灣、安南、廣州  
、漢口的根據地，也時常企圖反攻，但最近兩年半  
的教訓却受够了。空軍本來像捉迷藏似的，雙方都  
敏捷地躲避，也迅速地乘隙而入，正是一個流質的  
不穩的比賽，阻礙與智慧是決定的要素。他就是此  
中聖手，不時離抽，不時還誘，一場總會——在某

一區域敵我數量相等的時候——即以全力敵人  
嚴重打擊。他時常深夜不眠，變對新的戰略，或研  
讀戰報以求敵人的弱點。惡寒便濕然而能，耐着  
着久經風霜的地圖，滔滔不絕地詳述那裏，有  
及如何，……

### 六三高齡

他的高齡已六十三歲，第十四航空隊也已成人  
了。他已不復在竹泥搭成的棚屋內辦公，他現在圓  
椅都換着地圖，鋪着地毯的司令部內，坐在有靠背  
的椅子上，發號施令了。他的腿腳似乎更強健了，  
面頰上的皺痕也更深刻了，然而他還能高聲探討每  
一戰役最能制敵重創的戰略，講不倦，興奮之後  
，他躺下來，從煙斗中噴着煙，談到他的老家，他  
的八個兒女（他的六個兒子中已有五個入伍，這一  
件事他時常向人驕傲的。）撫摸着他的愛犬——叫  
做「愛」，一種長身短腳的獵犬。

### 第二家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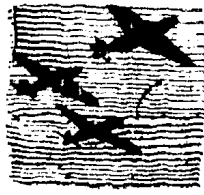
他的公餘消遣，戶外是足球，室內是撲克。  
他來我國已快七足年了，對於我國，不僅已對  
風土人情有了相當認識，而且可以說有了第二家鄉  
的情感。

倘若沒有他的話，盟國空軍及地面工作人員實  
者會跟我們的平民發生不愉快的意外。在他的軍營  
內，服務員及特役都必帶以英語對白，減少語言的  
差異；同時嚴令盟軍人員，不得持械入市，不得  
意囑，不得鞭打中國人民，不得隨時試驗飛機。  
否則即以軍法懲辦，因為他曉得我國的平民  
人怕聽見槍聲，也怕飛機俯衝的表態，而飛機的  
動引起平民的反感是不值得的。

初到我國來的美國人，對於這路的崎嶇地

飲食起居的不同等等，已感着身心不適；何況他們所看到的及所聽到的又都是不慣的事，引為驚奇的也有，引為遺憾的也有。陳納德將軍就時常向之解釋我國派派向上的苦衷和情形，有時且以本身所經歷的作安慰的警喻。在他的心目中，修築機場的我國工人的毅力，耐力，和時常誠懇的幽默，都是可愛的。他對於我國青年空軍提攜尤力，現在第十四航空隊中也有我國的駕駛員，奮勇的作戰力已獲得同樣的欽佩。

### 敵愾同仇



## 半個歐洲

### 烏江夜渡

黑夜，萬籟無聲，兩道白光突破夜色從水面上掠過，摩托車聲震破了夜的沉寂——烏江上的汽車正在夜渡。

這條水流湍急的烏江，沒有橋樑阻它，三條木筏，分担着如潮湧到的貨車客車的渡江任務，扁江兩旁，最多時車輛排列有三公里長。

日以繼夜的工作，每天烏江也不過渡一百輛汽車，每條木筏每日渡三十三輛。汽車到烏江邊，就得停車三日再行。

在西南公路上，像這種情形的不止烏江一處。廿七年西南公路局接手時，渡口共有廿一個。西南公路的範圍，確乎很大，假如以貴陽比作日內瓦，那長沙就是市達佩斯，昆明就是巴黎，柳

### 西南公路的故事

據若干美國駐華記者的觀察，「夏爾蘭鐵」已經「陳納德」了，戰事結束後，他決不會繼續為美國陸軍服務，而在我國的客軍顧問，恐怕有許多美國空軍技術人員也跟他一起，留在我國，因為在他們之中頗多冒險家的態度。更使接觸他的人感到驚奇不置的，他的敵愾同仇的精神，嫉恨日寇的心理與日俱進。他曾經說過：「我在這裏已忍受了快七年，我將繼續忍受，終有一天我要開始反攻的，而這日子就快來了！」最近，他致辭長官親筆簽字的函內又說：「縱刺一機一彈，亦必支援長官所都作戰，直至日寇被殲滅而後已」。

## 東南

州就是羅馬，分佈的地區等於半個歐洲。

### 七十二灣

在這半個歐洲裏，西南公路局不斷的工作，七十二灣的花秋坪變成了平地，烏江盤江等十八個渡口，全都架上了橋樑，到現在，只有海備，婁九，廣陽三處長江，還是自由自在的起着奔騰的威勢。

盤江原是吊橋，廿八年才在吊橋上又搭鋼料架橋橋面，橋樑的剛樑重在一起，那是頗有礙觀瞻的，所以把吊橋拆去。三十年敵機狂炸盤江橋，橋面中彈炸斷。工程師搶修浮橋，三十一年又修竣新橋，修竣後却又把拆去的老吊橋裝起，新橋以而收廢起來，作為備不時之需的「後備兵」。

「我們修橋用的材料，都是以前的舊材料，」筑造工程師主任王金聚先生說：「舊船破船的鋼

鐵，都折下來利用了，最可惜的是南人一盡而盡，就高抬價，預定的價格和市場價格合不來。但，這種困難並不能阻礙公路橋樑工程的進行。沿途間的起水橋，最近又要動工興築了。工務局修橋補路，替運輸局大開方便之門，可是運輸局却還有它自己的困難。

### 何必怨尤

多少旅客罵司機，罵公路局，多少驢備公路局，個車輛，工務局開山鑿溝的造成了公路，運輸局却似乎和它配合不起來。

「事實上也有我們說不出的苦衷」，西南公路運輸局重慶辦事處主任韓茂一先生說：「一盤螺絲釘可以使一輛汽車不能行駛，一輛汽車的配件，多至四千種，我們雖能自造若干，但不能自造的還是要仰仗外國運來。」

沒有足夠的機油，沒有足夠的配件，但還分佈在「半個歐洲」的動脈，却處處需要血液流通。因此，各方面都顯着脫節，各方面都顯着貧血。

「我們在積極改善」，韓先生接續說，「旅客埋怨司機，司機埋怨工作，我們只有提高司機的生活水準，使他們不因為生活的單調，現出暴躁不安的脾氣來」。

### 腦力至上

酒精車，木炭車，在西南公路上鏟鏟浮塵，木炭車發熱太高，西南公路局用兩塊鋼板把木炭車發熱和裝貨部分隔，使木炭的高熱可以不傳到貨物上去。

大家都在用腦力克服目前的困難，但也有許多困難是超過腦力以上的，這些對於力為無米之炊，工程師們，是值得我們同情的。



遠

寄

樓季雲

鈞！  
已經  
是七年了

長的七年間，我們不能說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可是現在我們是勝利啦，我們祖國的正義抗戰八載于今，敵人終于無條件投降我們了，我終日所儲蓄的夢想，到今日也實現啦，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喜信，真把滿着歡笑之淚，在七年中我所遭遇到的苦痛，侮辱，也可以向你的面前痛痛快快地訴一個盡了，鈞！我脫離了，不是我一個人要向你訴，是這兒淪陷區的每個人要向你哭訴，鈞！不知道你那一天歸來，我終日在家期待着你呢？

今天早晨天還沒有發亮，民兒也還沒有醒，我已從床榻上爬起來，再也不能安睡了，鈞！這樣的早起我已有一星期左右啦，差不多近來已經成了每日的高憤，當我着好衣跳下床來，睡在那裏的婆婆也被我鬧醒，她老人家近來也是每日照例的一句話：

「萍！是不是鈞兒回來了。」

「沒有，婆婆！」

「那麼是天亮了嗎？」

「是的。」

「萍！可是怎麼賣燒餅的三狗還沒有喊着的聲音呢？」

「婆婆！時候還早哩，你老人家再睡一會兒好了。」

婆婆不響我說完，扭過了身，抬起了頭，向着

床邊的窗櫺，左右移動地望了一眼，可是她老人家那裏還聽得出天亮不亮，鈞！她老人家自眼睛以來，這個賣燒餅的三狗的喊聲，就告訴她天亮了，的確，三狗不但是婆婆知道天亮的啓示者，並且還是我們每天早晨的送早餐者，在這幾年中，這個小子與我們混得真够熟啦，在這兒每天可以賣掉一塊饅餅，是他刻板的定例，鈞！民兒睡在床上還是這樣甜甜地，我緩步踱出了門，來到對面的柳樹底下，左手擎着柳樹枝，兩隻足尖搭着地，抬起了頭，望着那條通城市去的道路，可是望了好一會，還是瞧不見一個人影，我底兩足也有點發酸了，我回復原狀，垂下頭沉思着，「大概是太早了吧！」等一會我以為你或許會歸來，可是等了半個鐘頭，路上往來的行人也漸漸增多起來，然而你那裏有歸來，鈞！我底一顆心開始動搖了；我底兩眶中又含滿了淚珠，我嘆息着「今天大概又不會歸來了。」兩顆淚已經從面頰流下到唇角，我把這兩顆淚又乾着勇氣嚥下肚子裏，我依舊還捨不得離開這柳樹底下，想再等待你一會，那時東方的一角，已顯出一絲紅光，告訴我黑暗已經全消失，太陽要出來了，天快亮啦！柳樹上的蟬，也開始鳴叫，牠好像也在迎這光明，霎時，我底腦子裏又浮現出你離開這兒時的一幕，鈞！我想你大概還沒有忘記了吧！這是七年前的事情，婆婆正睡在床上呼呼打鼾聲，民兒還沒有生下來，恰在我腹內已兩個月，你這一天早晨，匆匆的把我拉離低聲的向我說：

「萍！快起來！我有話和你說。」

「什麼事，你說好啦！」我因為沒有睡醒，這

樣的向你說，而你很迅速把手伸過來，想牽住我的嘴：「萍，你說得輕一點，不要把媽媽鬧醒了。」說着你就起了身，那時候我，因為這幾天來，你都有早出晚歸，也不和我說一句話，好像出了什麼事，今天偶然也起了好奇心，同時你又向我說：「萍！快起來！我有話和你說。」這樣更使我奇怪，婆婆，我於是也不由自的跟着你離了床，婆婆好像是有給有鬧醒，依舊睡在床上呼呼作聲，你見我起來，臉上是推着這麼高興，伸過手來拉住我底手，往門外跑，一下子，跑到了我今晨站着的柳樹底下，你那時，對我是這樣的親熱，你擁抱得我連聲驚，還吻了我，我好像小孩子倒在慈母的懷抱，感到溫暖，體貼，那並知道這是你要向我分別了最後的點溫存，你於是向着我說：

「萍！我很對不起你，我不能再和你在一起，請你原諒我……」我不等你說完話，就向着你懷裏的問：

「鈞！你說什麼話，你不在我在一起到那兒去，你快說！鈞！你說給我聽！」呀！我當時開始離開你底懷抱，抬起了頭，向着你底臉凝視，半響，兩隻手又緊拉着你的兩臂顫抖地問：「鈞！你……你告訴我呀！你……你究竟到那兒去！」

「萍！你不要慌，你安心一點兒，我會告訴你，我是不能愛你一個人了，我需要愛更多的人，所以到那個地方去了，老實的告訴你，我是要去當兵為祖國出力了，萍！我希望你給我一個很痛快的答應，」我聽了你的話，眼淚已經含不住流下來了，我不但不給你一個痛快的答應，並且還整齊地給你

「鈞！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我，這樣的擁着我，我不能單獨地過活，鈞！你難道忘記了；我已有了兩個月的身孕了嗎？你難道



惡心的把我丟在這兒去了嗎？我求求你！鈞！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一聲含着哭聲，一聲向你這樣的要求，鈞！這時，我睜你兩眼也水汪汪的有了淚，可是你還復有勇氣地向我說：

「萍！你不能這樣說，你這樣的向我說，好似用鋼刀在刺我底心，我是怎麼的難受，怎麼的悲痛，萍！你是投過教育的人，你應當向我鼓勵，激發，阿情，你不能打碎我這一個完整的心，打碎了我這一個心，就是要我死，不要我生存，萍！你一定很了解我的，我想你你比媽更知事，所以叫你不要關顧了她老人家，而單獨的到這兒同你說，萍！你知道我底內心是多麼痛苦，現在你假使還不知道我的苦心，那麼我就有等待一死，我什麼都完啦！」鈞！你說這話時是這樣的激昂雄壯，我底心這時比你更難堪了，我想到自己孤獨的一顆心，你去了誰也不能够安慰了，我肚裏的一塊肉又不知使我心裏感到多麼的難受，同時婆婆的事也浮上了我底腦，我想信你去了後，婆婆假使知道，恐怕連生命也保不了，因為她老人家祇有你一個兒子，如果不讓婆婆知道，你去了又不是一月半年可歸家，那麼用什麼方法來騙婆婆呢？種種的雜想在在我腦子亦打滾，我不知怎樣處理好，結果還是找不出一個答案來，我於是存着一點希望再向你問：

「鈞！現在婆婆還不知道你的事是不是？」  
「是的。」  
「那麼婆婆倘若知道了這事，她老人家不讓你走，鈞！你打算怎樣呢？」

「萍！這一點請你不用多擔心，祇要你答應了我，媽的面前我預備不和她說明走了，可是萍！還要請你幫助我，她老人家看見她兒子幾日幾月不歸家，一定要向你探問我到那裏去了，那個時候就請你藉口來騙我底媽，或許說到別埠去經商啦，要不

得一年二年才歸來，祇要她老人家能相信你底話不是就可以過去了嗎？」

天呀！你那時候然會說出這樣話，我一顆微微抖動着的心現在是死啦，我不禁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又倒在你的懷抱裏，我連哭帶聲地又問你：

「鈞！你真的不同你媽說明走了嗎？」  
「是的，萍！我不同她老人家說明就走了，因為向媽說明了這事她怎樣也不會放我走的，祇有你能了解我，放我走，萍！這是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的，它將永遠深埋在我心裏感謝你！萍！親愛的萍！……」鈞！你沒有說完又把我抱得這樣緊，你底臉貼着我發燙的面頰，我還有什麼希望。我還有什麼祈禱，我還有什麼留戀，鈞！我最後才送出了這句話：

「鈞！你走吧！你不要再這樣的愛我啦，你應當拋棄了我這要更多的人，我這樣一個女子是不值得你多愛的多留戀的，鈞！你走吧！」

「萍！你不是答應我走了嗎？」  
「是的。」

「那麼萍！我就到我家裏拿點行李走啦，過點天亮了怕被媽瞧見。」  
「是的鈞！你趕快走吧！她老人家大概現在還睡着呢？」

鈞！你又把我牽着手走進屋子裏，我替你整理了幾件衣服叫你帶着走，同時又送你到門外，在分別的一瞬間，你從你的衣袋裏取出三十元錢交給我對我說：

「萍！這兒是三十元錢你拿去給以後開支，假使用完了你到你哥哥處暫借，昨天我上城已對你哥哥說過了，你哥哥也答應了我的要求，每月借給我們幾元錢，我想媽和你倆人也可以過得下去，萍！你不用悲傷不用流淚，等我進入了部隊我會寫

信給你，請你放心，你等着我凱旋歸來，萍！再見吧！再見！」你就這樣揮着手向我告別，又走到柳樹底下再送你，你用手指着向我揮動的才也再見不到你的背影，你爲了祖國拋棄了老母，妻子，出監獄了。

三個月過去了，婆婆又不耐煩地向我問：

「萍！鈞兒到今天還沒回來嗎？」

「是的，婆婆！還沒有回來。」

「唉！這個孩子真不懂事，連動身的時候也不來向我道別，以前他不論到那兒去，事先總和我商量，並且臨走的時候還說不定這一去「媽！你身體保重我去了，到後我馬上寫信來，你老人家放心好了」可是現在年頭也變啦，今天聽張伯伯說某某城市被敵軍佔領啦，明天又聽伯伯來報某某地方失守啦，這個孩子也聽着變啦，到現在連信也不來一封，萍！不知鈞兒經商的N城有沒有危險，這個孩子真把我牽掛死啦，萍！你到張伯伯家去問一問好嗎？」

「好的，婆婆！我去問，鈞！我那裏去問張伯伯從外面轉了一會關着地老人家說：

「婆婆！那伯伯還那地方離開被佔的某某城市路程都是差得很遠，沒有危險的。」

「那很好，謝謝菩薩保佑我的兒子平安！阿彌陀佛！」

九月十四日那天，從郵差手中送來了你的信，鈞！我高興極了，婆婆也快樂得跳起來，忙着對我問：

「萍！是鈞兒來信嗎？」

「婆婆！是的。」

「萍！你快念給我聽。」

「好！我就把你的信拆開一看，知道……」

據巴爾達了三個月，並且還告訴我再過三天又要開到別地方去訓練，你叫我接到信後不用寫覆信，因為你不在那兒了，等開到別地方安插後你再寫信給我，我看完了這封信，連自己也不知道是喜是喜，婆婆在旁又急急的催促：

「萍！怎麼說？」

「婆婆！婆婆！這封信說那裏很平安，身軀也很健康，生意也做得很順手，請你老人家不要掛念，本當他在臨走的時候向婆婆告別，因為時間很局促，而婆婆又睡在床上未醒，他不願吵醒婆婆所以匆匆的走了，請婆婆原諒他，同時天氣也漸漸地涼起來請婆婆保重身體，免得他在外懸念你老人家，別的也沒有什麼話。」

「萍！釣兒雖然身體很好，為什麼這樣遲寫信來，你給我看看這封信是那裏寄出的。」

「釣！我爲了婆婆相信，你這封九月一日寄出的信我又陪說出了的到今天已經二個月了。」

「萍！我真想不到寄一封信要二個月月不得釣兒沒有信來了，唉！這年頭爲了打仗把信也寄得這樣遲了，萍！你明天快給我寫一封信給我，你替我肥着別忘了。」

「釣！我把這封信都說盡了，你媽，幸虧你媽不識字好容易讀了過去，第二天早晨張老伯氣喘喘的跑到我家來告訴婆婆，你所寄的N城不釣！是我替你陪說這個城市昨天晚上我們的軍隊死守了一夜今天早晨八點鐘又失守了，婆婆聽了張老伯的話幾乎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亂奔地找我說：

寫一封快信給他叫釣兒快點逃回家來吧！也可以使我安心一點萍！你知道了嗎？」

「婆婆！我知道了我馬上寫信給他。」

「釣！這又把我想死啦，這個被佔的N城市那裏有你有，我寫快信給誰呢？我知道就是這封快信也不能叫你歸來，可是在婆婆面前又不得不裝真做，我於是寫了一封快信念給婆婆聽，婆婆叫我快點把這封快信寄出去，釣！我這了良心把這封快信暗地裏撕碎了，我並沒有寄出，而害苦了婆婆終日終夜等待你歸來，一月二月三月又過去了，可是釣！你依舊沒有歸來，婆婆等得失望了，她老人家以爲你個那城市被佔後，一定遭到不幸而死了，不然等了二三個月怎麼會不歸來呢？假使逃到了別地方去也該有信來，但是在這二三個月裏也沒有見到你隻字，她老人家終日啼啼哭哭，雖然我在旁安慰她可是她仍舊這樣痛哭，終于在一個殘冬將盡的時候想起病來，我忙着替婆婆請醫生治療，然婆婆本來身體不很健康，現在又在患病中痛哭想你，釣！你想她老人家怎麼能受得起一場悲傷，在第二年的初春，婆婆好容易痊癒，可是病雖好因流淚太多的緣故，婆婆的兩目已失了明而成殘疾了。」

二月十日那一天，釣！你留下的一顆種，今天是是月啦，在下午三點半的時候，我於是生產了一個男孩，就是現在已經七歲的爲民，那時候幸虧婆婆替我幫忙，雖然她老人家已瞎了眼可是依舊能作事，助了我這一次的生產，還有張老伯也替我喊了哥哥家裏的人來照應我，釣！我於是平安地渡過了這一箇產期，三月十五日我又接到你的來信，你告訴我這一次是開上前線後第六次的大戰，你說險點兒把你的生命也送掉了，後來因爲你們一隊裏的同志都個個冒險地往前殺出去，才衝出了敵人的重圍又殺了不少敵人，保守了這個地方，從這一戰你也就升上了隊長，釣！我看了你的信臉上顯出笑，又把這個好消息說給已想了半年多面失焦的婆婆聽，她老人家聽了我這話臉上的臉龐上也顯出微笑，釣！這是你走後我第一次見到婆婆的笑，「萍！釣兒真的還活着嗎？」

「當然真的，這是他今天寄來的信。」

「釣！我又將你這封信塞到婆婆手中，她老人家雖然看不出是白是黑，紙上寫些什麼話，然臉上又微笑起來了。」

一年一年的過下去，生活的担子也一年重如一年，釣！我雖然從哥哥處得到了金錢的援助，可是物價每日漲得驚人，所得到的金錢竟寬有誤，我又不好意思再向哥哥去要錢，哥哥這幾年來對我也一也總算盡了力，我還有什麼話說呢？我祇有向他表示感謝，釣！我們現在三餐的不穩定祇可以說他更在苦人，釣！你是知道我生性是個硬硬的，除了哥哥更不願求教於別人，我有的力，我還年輕，我爲了我們三口子的生存替人家作工，把掙來的錢都一一起貼補家中，並且把早晨的早飯也改了吃燒餅，因此三狗也就這樣的餓了，釣！我還是實實的會想你，我現在正當年輕力壯，不吃一餐早飯和燒餅能這樣地過下去，可是一個年邁的婆婆和年幼的兒子是不能少這一餐早飯和燒餅，所以這幾年來，我對我的婆婆我的孩子一餐都沒有少過，有時我白白換個倒是一件尋常事情，但是也沒有傷了我身體，這一點請你放心！

「我自已雖然飽受了這一點痛苦，可是我並感不到這就是痛苦，釣！我使我痛苦的，也可以說是我最大痛苦的，就是這幾年我們的故鄉（也就是在住的地方）被敵人佔領了，有錢的人家都逃的逃，搬的搬，往他處避難去了，帶錢去，釣！我們連每日三餐也都不解決了，更不說跟他們有錢人們一起逃，她雖然步步在逃，但總難免也在頭上懸着，我們爲了沒有錢，你

舊守在遺囑間，讓死神來判定我們的死刑，可是死神倒沒有難人，而人難人了，鈞！我想你大概還記着，不甚離開我們不遠的地方有個名叫金四爺的人嗎？這個傢伙在敵人未進之前，就靠牆上遺下來的幾個破銅錢，在這村子裏到處騷擾作那不法事情，人們不但痛恨他而且還向他：「金四爺！——金四爺！——高一聲低一聲喊他討好他，鈞！我爲了養活我的家，忍着氣就在他家裏工作，這一次敵人佔領之後，這個傢伙他願意替敵人做傀儡，做走狗，同時強着敵人的勢力更無惡不作，那天他竟舉動起來向我說：

「萍！克鈞兒去從軍也已經好幾年了，現在是否還活着或者死去啦，都不能預料，我看你也不必辛辛苦苦地替人家幹一輩子工作，萍妹！你看我這個家吃得穿得好多舒齊，我想你就跟着我同活一輩子好嗎？」

「金四爺！我家裏有婆婆和孩子你怎麼說出這話來。」

「萍妹！我愛你呀！」他說着跑進來抱我，鈞？那時候我想這傢伙簡直在侮辱我，我真氣得喘不勻他走到身邊就捉起手向他「丁」耳巴子，打得他高喊起來！

「啊！——啊！——你這個不悉抬舉的了頭，竟敢打我金四爺來，你難道不要性命了嗎？哼！我看你逃到什麼地方去，可逃不了我老子手裏。」他說着就向我逼了出來，鈞！我是跑得很快，他老傢伙那兒能追得上呢？到了家，我底心好容易喘得緩慢一點，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抱着一顆堅決的心仰着天我發誓，我決定從此以後不再上他家工作，我決意死在家裏，却不願再到他家裏去受辱，可是鈞！我看錯了時代，我不知現在是黑暗時代，是一般鬼們正揮霍蹂躪的時代，我不知不

向他們屈服不給他們打聽，反而叫魔鬼打起來，雖然我是戰勝了一個魔鬼，但還是黑暗時代，他們更有許多同伴——魔鬼，我這個兒子在許多魔鬼的巨掌下抓住了，鈞！我的被抓就是這狗金四爺，他得不到我的歡笑就在敵人眼前解害我，他說我的丈夫鈞！就是說你是後方黨軍人，他說我就是這兒的間諜，把他們的軍情暗地呈報你，天啊！這是多麼冤枉的事呵！鈞！我於是在敵人武力威迫下，不反抗的跟着他們走，因爲我知道要是反抗，一定要吃眼前虧，說不定還要免不了一死，鈞！你說我怕死不是，不，我不怕死，我因爲家裏還有婆婆和孩子，我還要養活我的家，所以不願徒然的死，就這樣的跟敵人走了，可憐民兒這個孩子，他還拉着我的衣角不肯放嘴裏亂嚷着：

「媽！——媽！——一會兒婆婆也走出來問了。」

「民兒什麼事？你媽一會兒就回來的。」

「不！——媽！——媽！——黃黃！——衣裳！——和背着萍的人！——捉去！——了。」

「啊！真的嗎？萍，萍！——婆婆聽了民兒的話知道我出了事，也大叫起來，可是我已經被帶去了，再聽不見她老人家下面要說的話了，鈞！你看這是一幕多麼悲慘的情形。

被捕後第三天，我因爲沒有事實供不出真情，我遭到二次電刑，麻木、昏暈、死去、甦醒、雖然折磨了我，但依舊供不出一句話，他們沒法又把我又打入一間小屋裏，我底心又惦記着婆婆和孩子，連夜裏也不能安眠，我那時的願望，祇求早一點判處死刑，脫離這一個黑暗的世界，殺人的世界，願這一般魔鬼們生活下去吧！同時也可以使我自己每天纏着的婆婆和孩子形影離去一個乾淨，再也不會苦惱我的身心，我根本沒有什麼留戀，我的希望祇是一個「死」字快點來臨，鈞！——真出于我意料

之外，原來我的哥哥聽到我被捕消息，一方面派人到我家裏來安慰婆婆和孩子，一方面想法把我想盡悉放出來，於是我逃出了這一個險境，重回到我講家，見到我的婆婆和可愛的孩子，我一顆垂死的心又開始活躍起來了。

鈞！又是一年的過去了，今天已經是民國三十四年啦，自抗戰勝利的呼號發出後，你臨別時向我說的一句話又在耳邊響起來：

「……你等着我凱旋歸來，萍！我們再見吧！再見！」因此幾天來我每日在等待你，可是鈞！直至今天早晨，我又走到那柳樹底下等待你，然後沒有見到你歸來，我七年來內心的苦痛到今天再也不能忍不住了，所以才寫這封信給你，不知道你是否還道封後，還是悲哀呢？還是歡喜呢？我想你至少要流下幾點同情淚吧！鈞！櫃上的小鐘正指着十一點，鐘，我寫這封信已經費去了三個鐘點，民兒也在我身邊哭叫。

「媽！我要飯吃！」婆婆也在那兒催我：

「萍！你在幹什麼？快燒粥給民兒吃吧！」鈞！我底心現在已經紊亂了，最後我還向你說一句話：

「鈞！早點歸來吧！我在家想念你。」鈞，我就寫到這兒擱筆了，祝你早歸！

你七年未見的妻萍上

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 中西翻譯所

Yokohama 橫濱

橋本

專翻譯中英美法五國文件

地址：浦石路三八八號內圖書

時間：下午二時——六時

# 國際書報社

——處銷經約特埠外——

高郵	定海	沐陽	北平	天石	硤石	開封	徐州	秦州	甯波	南通	懷遠	成都	濟南	漢口	界首	長安	南京	蚌埠	蕪湖	江陰	松江	揚州	太倉	鎮江	嘉興	嘉善	嘉善	無錫	常州	蘇州	杭州				
會文堂	舟山書局	東山書局	自強書局	勵力書局	文誠書局	精華書局	大華書局	新泰書局	新明書局	新國書局	中國書局	東方書局	東亞書局	漢口書局	明安書局	長安書局	中央書局	新學書局	勸學書局	新泰書局	世界書局	文通書局	開明書局	世界書局	嘉華書局	大華書局	生華書局	日新書局	新亞書局	世界書局	文藝書局	新華書局	國際書局	西報書局	
											服務社	三友書店	上海書店	文具社	文具社	文具社	商務印書館	海文書局	燦明書局	商務印書館	陳復和書林							青島書局	日升書局	大中華書局	用品社	世界書局	維也納書店	維也納書店	維也納書店

## 祖國 第二期

定價國幣一百元

編輯者 祖國出版

出版者 祖國出版社

發行所 祖國出版社

上海四馬路三九三號

電話九四二六三

本外埠各大書店均售

同業批發請向國際書報社接洽登記

本刊登請交函中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廣告刊例

地	位	一	全	日	半	一	日
封	底	二〇〇	一	六〇〇	一	一	〇〇
內	封	八〇〇	一	四〇〇	一	一	〇〇
正文前後		五〇〇	一	三〇〇	一	一	〇〇